

書名 泉鶴堂第一奇書十六卷 東京愛田書室石印

撰者 明 笑笑生 撰，清 張竹坡 評

卷 卷十二

內容分類 集 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50

編號 D8644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44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50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泉鶴堂第一奇書十六卷 東京愛田書室石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の注意事項

金瓶梅何為而有此書也哉曰此仁人志士孝子悌弟不得於時上不能問諸天下不能告諸人悲憤嗚咽而作檄言以泄其情也雖然上既不能問諸天下亦不能告諸人雖作檄言以醜其讐而吾所謂悲憤嗚咽者未嘗便熱然于心解頤而自快也夫終不能一暢吾志是其言愈毒而心愈悲所謂含酸抱阮以此固知王樛一人作者之自喻也然其言既不能以泄吾憤而終于含酸抱阮作者可以又必有言哉曰作者固仁人也志士也孝子悌弟也欲無言而親之仇也吾何如以處之欲無言而又吾兄之仇也吾如何以處之且也為仇于吾天下萬世也吾又何如以公論之是吾既不能上告天子以申其隱又不能下告士師以求其平且不能切應手之荆聶以濟乃事則吾將止於無可如何而已哉止於無可如何而已亦大傷仁人志士孝子悌弟之心矣展轉以磨此不律可以少泄吾憤是用借西門氏以發之雖然我何以知作者必仁人志士孝子悌弟哉我見作者之孝哥結也磨殺狗記無此親切也問嘗論之天下最真者莫若倫常最假者莫若財色然而倫常之中如君臣朋友夫婦可合而成若夫兄弟如水同源如木同本流分枝引莫不天成乃竟有假父假子假兄假弟之輩噫此而可假孰不可假將富貴而假者可賤而真者亦假富貴也熱則無不真貧賤也冷則無不假不謂冷熱二字顛倒真假一至于此然而冷熱亦無定矣今日真者假而明日假者真矣今日熱而明日冷則今日之真者悉為明日之假者矣悲夫本以嗜慾故遂成冷熱因冷熱故遂亂真假因彼之假者欲肆其趨承使我之真者皆遭其余毒所以此書獨罪財色也嗟身遭其難真假為言非於假景中提傀儡有識其假則可任其冷熱守其真則可樂吾孝弟然而吾之親父子已荼毒矣則奈何

泉鶴堂第一奇書 竹坡開話



卷二 竹坡開話

一

金瓶十三

片 2750 (11)



双紅堂
小説
50(11)

改過勸善新書卷十三

第七十五回

因抱恙玉姐含酸

為護短金蓮潑醋

詩曰

雙雙蛟蝶繞花溪

半是山南半水西

莫道佳人太命薄

一鶯啼罷一鶯啼

話說月娘聽宣畢黃氏寶眷各房宿歇不題單表潘金蓮在角門邊撞見西門慶相攜到房中見西門慶只顧坐床上影便問你怎的不脫衣裳那西門慶攪定婦人笑嘻嘻說道比做兒在日直過那邊去我特來對你說聲我要過那邊歇一夜兒去你拿那淫器兒來與我婦人罵道賊牢你在老娘手裡使巧兒拿這面子話兒來哄我我剛纔不在角門首站着你過去的不耐煩了又肯來問我見處亦是這是你早晨和那搥刺骨啗定了腔兒過來人如何曉得張道頭里使他來送皮襖兒又與我磕了頭小賊搥刺骨把我當什麼人兒在我手內弄刺子我還是拿瓶兒時叫你活埋我雀兒不在那窩兒里我不錯了又見得這西門慶笑道那里有此勾當他不來與你磕頭兒你又說他的不是說婦人沈吟良久說道我放你去不許你拿了這包子去和那搥刺骨弄弄的醒醒促促的到明日還要來和我睡好乾淨兒西門慶道我使慣了你不與我如何怎樣的纏了半日婦人把銀托子掠與他說道你要拿這這個行貨子去西門慶道與我一個也罷一面接的袖了趨趨着脚兒就往外走情景逼真婦人道你過來我問你莫非你與他一鋪兒長遠睡話說總不自許其長遠恐其長遠即有惹得那兩個了頭也羞耻是瓶兒已無故只是睡那一回兒還放他另睡去西門慶道誰和他長遠睡說畢就走婦人又叫回來說道你過來我吩咐你慌的其妙絕是深慮不許其去不好許西門慶道又說什麼婦人道我許你和他睡便睡不許你和他說其閒話叫他在俺們跟前欺心大胆的口中故止云不許其長遠睡然又細思即他放去睡馬能斷其不長遠不說話故又叫回明說我到明日打聽出來你就休要進我這屋裡來我就把你下截咬下來不許其長遠睡西門慶道是提筆曲曲情寫來活見我道是走着一直走過那邊去了春梅便向婦人道由他去你管他怎的婆婆口裏媳婦耳頑倒沒的門慶道怪小淫婦兒瑣碎死了說者可知一直走過那邊去了春梅便向婦人道由他去你管他怎的婆婆口裏媳婦耳頑倒沒的叫人與你為冤結仇此等深意惟身觀其地者悞了咱娘兒兩個下棋一面叫秋菊闌上角門放桌兒擺下棋下棋不題且說西門慶走過草瓶兒房內掀門簾子如意兒正與迎春綉春上炕吃飯將宣時見了西門慶慌的跳起身來西門慶道你們吃飯去是走出明間李瓶兒影跟前一張交椅上坐下瓶兒安在西門此時對面一時如意兒笑嘻嘻走出來說道爹這里冷你往屋裡坐去罷西門慶道一把手攔過來就親了個嘴迎春道一面走到房中床正面坐下火爐上頓着茶迎春連忙點茶來吃了做賊如意兒在炕邊烤着火兒站立問道爹你今日沒酒還有里頭與娘供養的一桌菜兒一系兒金華酒瓶兒不復問矣留下預備歸來與爹吃西門慶道下飯你們吃了罷瓶兒道我有一滴九釐千秋恨只拿幾個果碟兒來我不吃金華酒一面叫綉春你打個燈籠去春軒書房內還有一罈葡萄酒你問王經要了來歸與我吃綉春應諾打着燈籠去了迎春連忙放桌兒拿菜兒如意兒道姐你揭開盒

子等我揀兩樣兒與爹下酒於是燈下揀了幾碟精味菓擺在桌上一路寫來的是已在於瓶兒房良久綉春取了酒來打開熱了如意兒斟在鍾內遞上西門慶嚐了嚐十分清美如意兒就接近桌邊站立侍奉斟酒又親刺炒栗子與他下酒迎春知局就住後邊門房內與綉春坐去了西門慶見無人在跟前就叫老婆坐在他膝蓋上坐著與他一遞一口兒飲酒起先站立一面解開他對綉春露出他白腹酥胸體手揣摸他奶頭誇道我的兒你這連不愛你別的只愛你到好白淨皮肉兒與你娘一雙樣兒我搜你就如同摸着他一般直與綉春對照所如意兒笑道爹沒的說還是娘身上白我見五娘雖好模樣皮膚也中兒的紅白肉色兒不如後邊大娘三娘到白淨三娘只是多幾個麻兒到他雪姑娘生得清秀又白淨西門慶道你這面戴的等我叫銀匠拿金子另打一件與你你娘的好頭面箱兒你大娘都拿的後邊去了正月裡戴爹與了他罷西門慶道你這面戴的等我叫銀匠拿金子另打一件與你你娘的好頭面箱兒你大娘都拿的後邊去了西門慶道你這面戴的等我叫銀匠拿金子另打一件與你你娘的好頭面箱兒你大娘都拿的後邊去了

西門慶道你這面戴的等我叫銀匠拿金子另打一件與你你娘的好頭面箱兒你大娘都拿的後邊去了正月裡戴爹與了他罷西門慶道你這面戴的等我叫銀匠拿金子另打一件與你你娘的好頭面箱兒你大娘都拿的後邊去了西門慶道你這面戴的等我叫銀匠拿金子另打一件與你你娘的好頭面箱兒你大娘都拿的後邊去了

春雖是反觀得到却正是西門慶家中 便道郁大姐你揀套小曲兒唱個伏侍他這郁大姐拿過琵琶來說道等我唱個營營開臥房
不是那野寺孤燈暗道姑罵徒弟也 山坡羊兒與佬佬和大姑娘聽罷不即如意竟道你用心唱等我斟上酒 寫取人一時雙鬢那迎春拿起杯兒酒來望着春梅道罷
罷我的姐姐你也不要惱了胡亂且吃你媽媽這鍾酒兒罷 迎春之千金道也 那春梅忍不住笑罵道怪小淫婦兒你又做起我媽
媽來了又說道郁大姐休唱山坡羊你唱個江兒水淹門聽罷這郁大姐在旁彈着琵琶慢慢唱花嬌月豔與取人吃酒不題且說西
門慶從新河口拜了蔡九知府回來下馬平安就稟今日有衙門裡何老爹差春應的來請參明日早進衙門中拿了一封賊情密門
伏何十 又本府胡老爹送了一百本新曆日 期矣然又引起下文喬親家事 荆都監老爺差人送了一口鮮猪一罈豆酒又是四封
銀子姐夫收下交到後邊去了沒敢與他同帖兒晚上他家人還來見參說話哩胡老爹家與了回帖賞了來人一錢銀子又是喬
親家參送帖兒明日請參吃酒玳安兒又拿宋御史同帖兒來回話小的送到察院內宋老爹說明日還奉價過來賞了小的并抬盒
人五錢銀子一百本曆日 又一本百曆日又言雖一西門慶走到廳上春鴻連忙報與春梅取人說道參來家了這吃酒哩春梅道
怪小蠻囚兒參來家隨他來去管俺們腿事沒娘在家他也不往俺這邊來十分嬌媚取人打夥兒吃酒頑笑只顧不動身西門慶到
上房大姊子和三個姑子都往那邊屋裡去了玉蕭向前與他接了衣服坐下放棄兒打發他吃飯叫來與兒定桌席三十日與宋巡
按擺酒初一日劉薛二內相帥府周爺來位吃慶官酒分付去了 頭緒紛然玉蕭在旁請問參吃酒請什麼酒吃西門慶道有剛纔荆
都監送來的那豆酒取來打開我嚐嚐看好不好只見宋安兒進來稟問接月娘去玉蕭便使他揭開來打破泥頭傾在鍾內遞與西
門慶啣了一呷碧靛般清其味深長 與荆棘相關者自 西門慶令斟來我吃須臾擺上菜來西門慶在房中吃酒却說宋安同排軍拿
燈籠晚夕接了月娘取人來家都穿着皮襖都到上房來拜西門慶惟雪娥與西門慶磕頭起來又與月娘磕頭拜完了又都過那邊
屋裡去拜大姊子與三個姑子月娘便坐着與西門慶說話應二嫂見俺們都去好不喜歡酒席上有隔壁馬家娘子相應大嫂杜二
娘也有十來位娘子叫了兩個女兒彈唱養了好個平頭大臉的小廝兒 不謂春梅竟能執 西門慶不傷心原來他房裏春梅兒比舊時黑瘦了好些
只剩下個大臉臉一般的也不自在哩今日亂的他家裏大小不安木等沒人手臨來時應二哥與俺們磕頭謝了又謝多多上覆你
多謝重禮西門慶道春花兒那成精奴才也打扮出來見人月娘道他比那個沒鼻子 句沒眼兒 句是鬼兒 句出來見不的 句西門慶
道那奴才撒把黑豆以料叫猪拱罷月娘道我就聽不上你恁說嘴只你家的好 句拿撮的 句出來見的人 句不換金蓮也 總是忙中
替 那王經在旁站着說道應二爹見娘們去先頭不敢出來見顯在下邊房裏打窗戶眼兒望前照被小的看見了說道你老人家
沒廉耻平白賤什麼他趕着小的打西門慶笑的沒眼縫兒說道你看這賊花子等明日他來着裏抹他一臉粉臉他愈 王經笑道
小的知道了月娘喝道這小廝別要胡說他幾時賺來平白枉口拔舌的一日誰見他個影兒只臨來時纔與俺們磕頭王經站了一

回出來了 愈忙愈 月娘也起身過這邊屋裡拜大姊子并三個師父大姐與玉蕭取了頭媳婦都來磕頭月娘便問怎的不見申二姐
眾人都不作聲 梅身分 玉蕭說申二姐家去了月娘道他怎的不等我來就去大姊子隱瞞不住把春梅罵他之事說了一遍月娘
就有幾分惱說道他不唱便罷了這了頭恁惱的沒張倒置的平白罵他恁麼的明說怪不的他家主子也沒那正主了 明說奴才也
沒個規矩成什麼道理望着金蓮道你也管他管兒慣的他道沒些怕兒金蓮在旁笑着說道也沒見這個瞎皮磨的風不掃樹不動
你走千家門萬家戶在人家無非只是唱人呼你唱個兒也不失了和氣誰叫他拿班兒做勢的他罵嫌腥 試問不自上文不憤憤
此處如何便得唐笑月 娘至此作文之難如此月娘道你到且是會說話兒的都像這等好人歹人都不吃他罵了去也休要管他一管兒金蓮道莫不為暗
淫婦打他幾棍兒 意皆為此句發源 月娘聽了他這句話氣的臉通紅了 房中至此為兩次 說道惱着他明日把六隣親戚都
叫他罵過了罷子起身走過西門慶這邊來西門慶便問怎樣的月娘道情知是誰你家使的有好規矩的大姐姐似這般招申二
姐罵的去了西門慶笑道誰叫他唱與他聽來 三番 也不打緊處到明日使小廝送他一二兩銀子補伏他也是一般玉蕭道申二
姐盒子還在這裡要拿去哩月娘見西門慶笑便說道不說叫將來喚喝他兩句虧你還嫌着嘴兒不知笑的是甚麼玉樓拿鑰兒見
月娘惱起來就先歸房去了 不憤吹蕭日繼之也 西門慶只顧吃酒良久 二弟月娘進進問內脫衣裳摘頭便問玉蕭這箱上四
包銀子是那裏的西門慶說是荆都監二百兩銀子要來巡按圖幹陸轉玉蕭道頭裡姐夫送進來我就忘了對娘說月娘道人家
的還不收進櫃裡去哩玉蕭一面安放在廚櫃中 此等處又見金蓮在 金蓮在那邊屋裡只顧坐的要等西門慶一答兒往前邊去
不見今日晚夕要吃薛姑子符藥與他交垢高去子日好生子見西門慶不動身走來款着罵叫他說你不往前邊去我等不得你
先去也 總是不知頭勢也 西門慶道我兒你走一步兒我吃了這些酒就來那金蓮一直往前去了月娘道我偏不要你去 一腔憤氣
我這和你說話哩又足你兩人合穿一條褲子也怎的 出矣 強污世界巴巴走來我屋裏硬來叫你 出矣 沒廉恥的貨只你是
他的老婆別人不是他的老婆你叫賊皮搭行貨子怪不的人說你玉樓一視同仁都是你的老婆休要顯出來便好就吃他在前邊
把攔住了從東京來道影邊兒不進後邊歇一夜兒叫人怎麼不惱燒冷灶着一把火熱灶着一把火兒纏好不知怎樣一把通叫他
攔住了又重我使罷了不和你一般見識別人他肯讓的過不遇之詞 口兒內雖故不言語好殺他心兒裡也有幾分惱過今日
孟三姐在應二嫂那裏道一日沒吃甚麼兒不知掉了口冷氣只害心連惡心來家應二嫂遞了兩鍾酒都吃了你還不住屋裏照他
照去西門慶聽了說道真個分付收了家仗罷我不吃酒了于是走到玉樓房中只見婦人已脫了衣裳摘去首飾薄衣兒歪在炕上
正倒着身子嘔吐 寫玉樓真是深深 西門慶見他呻吟不止慌問道我的兒你心裏怎麼的對我說明日請人來看你婦人一聲不
言語只管嘔吐 千愁萬恨被西門慶一面抱起他來與他坐的見他兩隻手只揉胸前便問我的心肝你心裏怎麼告訴我婦人道

我害心悽的慌你問他怎的你幹你那營生去深深對西門慶道我不知道剛纔上房對我說我纔的曉得婦人道可知你不曉的
句俺每不是你老婆年你疼你那心愛的去罷三句秋痛西門慶道是揀過粉頭來親個嘴說道怪油嘴就後落我起來便叫蘭香
快頓好苦艱茶兒來與你娘吃玉樓亦太甚此時誰這里爭你哩今日日頭打西出來稀罕往俺這屋裡來走一遭兒妙總是一絲
會那等喬勁勞旋蒸熱膏兒提蒸熱膏者誰說西門慶道你不知道我這兩日七事八事亦不得個閒婦人道可知你心不得閒一
也有這大娘平白說怎的爭出來勸包氣妙西門慶道你不知我這兩日又三後十年挂在你那心裡足上三句秋痛見
自有那心愛的扯着落你哩又二把俺們這僻時的貨兒都打到警字號聽題去了又三後十年挂在你那心裡足上三句秋痛見
西門慶道這反襯西門慶道你沒吃甚麼兒叫了頭拿飯來咱每吃我也還沒吃飯哩又拉婦人道你沒的說人這里裏疼的了不得
個纏總是反襯西門慶道你沒吃甚麼兒叫了頭拿飯來咱每吃我也還沒吃飯哩又拉婦人道你沒的說人這里裏疼的了不得
且吃飯你要吃你自家吃去西門慶道你不吃我敢也不吃了咱兩個收拾睡了罷明日早使小廝請任醫官來看你婦人道由他去
請什麼任醫官李醫官叫劉婆子來吃他服藥也好了西門慶道你睡下等我替你心口內撲散撲散管情的就好了你不知道我專
一會揣骨捏病總是無言相答無面西門慶道忽然想起道昨日劉學官送了十圓廣東牛黃蠟磁罐兒內盛着哩就拿素兒帶些酒來
吃了管情手到病除街內自是天淵婦人道我不好罵出來你會揣甚麼病要酒俺這屋里有酒不一時蘭香到上房要了兩丸來西
門慶看歸熱了酒刺去蠟磁罐內露出金丸來拿與玉樓吃下去西門慶因令蘭香趁着酒你飾一鍾兒來我也吃了為罷被玉樓揪了
一眼說道就休要污邪你要吃藥往別人房裡去吃好殆情知不是作耳你這里且做甚麼哩却這等胡作做你見我不死來撒撮上
路兒來了緊要叫人疼的魂也沒了還要那等撥弄人虧你下般的誰耐煩和你兩個只顧涎纏總描西門西門慶笑道罷罷我的
兒我不吃藥了咱兩個睡罷那婦人一面吃藥與西門慶兩個解衣上床同寢西門慶在被窩內替他手撒揉着酥胸搗揉香乳一
手揉其粉頭作枕頭也却為那一隻腿兒也問道我的親親你心口這回吃下藥覺好些婦人道度便止了還有些嘈雜西門慶道不打破消
一回也好了因說道你不在家我今日兌了五十兩銀子與來與免後日宋御史擺酒初一日燒紙還願心到初三日再破兩日工夫
把大都請了罷受人家許多人情禮物顧後着也不是事婦人道你請也不在我請也不在我與掃雪月明日二十日我叫小
廝來攬帳交與你隨你交付與六姐叫他管去也該叫他管管兒却是他昨日說的什麼打緊處離佛眼兒便難等我管可知玉樓與
相如蓋能西門慶道你聽那小淫婦兒他勉強着處他就慌了亦發攬過這幾席酒兒你交付與他就是了玉樓道我的哥哥誰
養的你恁乖還說你不讓這些毒兒就見出你那心兒來了擺過酒兒交與他俺們是合死的像這清早長得梳個頭兒小廝你來
我去稱銀換錢氣也拘乾了饒費了心那個道個是也忘的西門慶道我的兒常言道當家三年狗也嫌說着一面慢慢擱起這一隻

腿兒這一隻妙是欲行事而不便即入故佛說話時擱腿必先跨在肚膊上攬抱在懷裡攬着他白生生的小腿兒穿着大紅綾子
的綉鞋兒說道我的兒你這不愛你別的小兒就是普天下婦人選過了沒有來不說俺們皮肉兒粗糙你拿左話兒右說着哩玉樓生平當
說嘴的貨誰信那棉花嘴兒可免的就是普天下婦人選過了沒有來不說俺們皮肉兒粗糙你拿左話兒右說着哩玉樓生平當
正是其故極處西門慶道我的心肝我有句說就死了我婦人道行貨子沒要緊賭甚麼明日聽耳不信這西門慶說着就把那話
帶上銀托子插放入他托中已情極矣婦人道我說你行行就下道兒來了又對月娘雪夜總是此一回相對但月娘是私
不望一盼西門自來然雖有數語總因摸見銀托子說道從多咱三不知就帶上這行貨子還不趁早除下來那西門慶那里肯
依抱定他一隻腿在懷里只顧沒發露騰淺抽深送須臾淫水浸出往來有聲如狗咬蠟子一般婦人一面用絹抹之隨出口里不住
的作柔顫聲叫他這遠又對月娘止你省可往里去奴這兩日好不腰酸下邊流白漿子出來西門慶道我到明日問任醫官討
服藥約來你吃就好了不說兩個在床上歡娛頑耍單表其月娘在上房陪着大珍子三位師父晚夕坐的說話因說起春梅怎的罵
的哭涕又不容他坐轎子去旋央及大珍子對過叫畫童兒送他往轎道國家去大珍子道本等春梅出來的言語粗魯說我那等說
着這刀鐵的言語罵出來他怎的不急了他平昔不曉的恁口潑罵人我只說他吃了酒小玉道他們五個在前頭吃酒來月娘道恁
不合理的行貨子金蓮生把個了頭惱的恁沒大沒小的還噴人說哩到明日不管好多人都吃他罵了去罷要俺們在屋裡做甚
麼一個女兒他走千家門萬家戶叫他傳出好聽說西門慶那大老婆也不知怎麼出來的胡與金亂世不知那個是主子那個
是奴才不說你們這等慣的沒些規矩恰似俺每不長俊一般成個甚麼道理大珍子道隨他去罷他姑夫不言語恁好惹氣當夜無
詞同歸到房中歇了次日西門慶早起往衙門中去了潘金蓮見月娘攔了西門慶不放來又恨了壬子日期心中甚是不悅是得
次日老早就使來安叫了一頂轎子把潘金蓮打發往家去了先打發去妙者許多文吳月娘早辰起來三個姑子要告辭家去月娘
每個一盒茶食五錢銀子又許下薛姑子正月里慶重打齋先與他一兩銀子請香燭紙馬到臘月還送香油白麵細米素食與他齋
僧供佛此處却將雪夜燒香之假月娘一為說出何則此回玉樓直對雪夜月娘但月娘送香油于玉樓于在瓶兒進門之時玉樓子
施老婦人得如月娘蓋為稱約安因擺下茶在上房內管待同大珍子一處吃先請了李嬌兒孟玉樓大姐都坐下問玉樓你吃了
那蠟丸心口內不疼了玉樓道今早吐了兩口酸水纔好了叫小玉往前邊請潘金蓮和五娘來吃點心玉樓道小玉在後邊蒸點心
哩去請罷于是一直走到前邊金蓮房中玉樓過亦便問他姓甚的不見後邊請金蓮和五娘吃茶哩金蓮道他今日早辰我打
發他老人家去了玉樓說怎的不說聲三不知就去了金蓮道住的人心淡只顧住着怎的玉樓道我拿了塊臘肉兒四個甜醬水茄子與
他老人家誰知他就去了五娘你替他老人家收着罷三章中于是一處與秋菊放在抽替內這玉樓便向金蓮說道昨日晚夕五娘

罕我能有少骨頭肉兒你在俺家這幾年雖是個院中人不像他欠債空所你看他昨日那等氣勢硬來我屋裏叫漢子你不住前
這去我等不的你先去恰似只他一個人的漢子一般就占住了不是我心中不惱他從東京來家就不放一夜兒進後邊來一個人
的生日也不往他屋裏走走兒去十個指頭都放在你口內纏罷了一語如許事端結大公子道假如你耐煩你又常病兒痛兒的不
會此事隨他去罷不爭你為奴好與人為怨結仇勸了一回玉蕭安排上飯來也不吃說道我這回好頭疼便扶治西門口內有些
惡泛泛的上來叫玉蕭那邊炕上放下枕頭我且躺躺去分付李嬌兒你們陪大公子吃飯那日郁大姐也要家去月娘分付裝一盒
子點心與他五錢銀子打發去了却說西門慶衙門中審問賊情有向十到午牌時分纔來家正值刑都監家人討回帖西門慶道多
謝你老爹重禮如何這等計較你還把那禮扛將回去等我明日說成了取家來家人道家老爹沒分付小的怎敢將回去放在老爹
這里也是一般西門慶道既說你多上覆我知道拿回帖又賞家人一兩銀子因進上房見月娘睡在炕上叫了半日白不答應
寫月娘權許遂使雪問了環都不敢說走到前邊金蓮房裏見婦人蓬撒撒拿着枕頭睡問着又不言語月娘為更可知而更不知怎
夜燒香拜神畢露一面封銀子打發刑部監家人去了走到五玉樓房中問玉樓隱瞞不佳只得把月娘和金蓮車長嚷鬧人罵之事說了一遍這西
門慶慌了走到上房一把手把月娘拉起來說道你甚要緊自己身上不方便西門慶以此理那小淫婦兒做什麼平日和他合什麼氣月
娘道我和他合氣是我偏生好鬧弄起他來他來尋趁將我來你問人不是早辰好意攏了茶兒請他娘來吃他使性子把他娘打
發去了便走來後邊攪着頭兒和我嘆自家打滾撞頭鬢鬢都踏扁了皇帝上位的叫只是沒打在我臉上罷了若不是眾人拉勸着
是也打成一塊他平白欺負慣了人他心里也要把我降伏下來拉拉扯扯行動就說你家漢子說條念款念將我來了打發了我能
我不在你家了一語兒出來他就是十句說不來嘴一似淮洪一般我拿什麼骨禿肉兒拌的他過專會那潑皮賴肉氣的我
身子軟難兒熱化什麼孩子李子就是太子也成不的明以身子如今倒弄的不死不活心口內只是發脹肚子往下驚聲着疼頭又
疼兩隻肥膊都麻了不堪剛纔擗桶上坐了這一回又下不來若下來也乾淨了省的死了做帶累肚子呢快制到半夜尋一條繩子
等我吊死了隨你和他過去快制往後沒的又像尋瓶兒吃他害死了我曉的你三年不死老漢是大悔氣西門慶不聽便聽聽的
說越發慌了一面把月娘抱在懷裏說道我的好姐姐你別要和小淫婦兒一般見識他讓什麼高低臭沒的氣了你倒值了多
的我往前邊罵這賊小淫婦兒去月娘道你還敢罵他還要拿豬毛繩子哩套你的西門慶道你叫他說惱了我吃我一頓好脚因
問月娘你如今心內怎麼的吃了些甚麼兒沒有月娘道誰嘗着些什麼兒大清早辰纔拿起來等着他娘來吃他就走了和我嚷起
來如今心內只發脹肚子往下驚聲着疼快制腦袋又疼兩隻肥膊都麻了你不信摸我這手恁半日還沒握過來西門慶聽了只觸
跌脚說道哥怎樣兒的快着小廝去請任醫官來看看月娘道請什麼任醫官隨他去有命活沒命叫他死纏纏了人的心什麼好的

老漢是場上土坯去了一層又一層我就死了把他扶了正就是了恁個聰明的人兒當不的家不堪西門慶道你也耐煩把那小淫
婦兒只當屎屎一般丟着他去便罷了你如今不請任後漢來看你看一時氣裏住了這胎氣弄的不上不下下怎麼了月娘道這
等叫劉翠子來瞧瞧吃他服藥再不頭上刺兩針蘇他自好了西門慶道你沒的說那劉翠子老淫婦他會看甚胎產叫小廝騎馬快
請任醫官來看內油米該送方知雪夜求子語話俱此王姑子奸計也月娘道你敢去請你就請了來我也不出去快制西門慶
不依他走到前邊即叫琴童快騎馬往門外請任老翁琴童等着一蒼兒就來琴童應諾騎上馬雲飛一般去了西門慶只在屋裏廝守
着月娘分付了頭連忙熬粥兒拿上來勸他吃月娘又不吃快制處愈見雪等到後晌時分琴童回來說任老翁在府里上班未回
來他不知道咱這里請說明日任老翁絕早就來了月娘見喬大夫一替兩替來請便道大約已是明日來了你在喬親家那里去罷
天晚了你不去的喬親家怪西門慶道我去了誰看你月娘笑道便行貨子誰要你做恁個腔兒你去我不妨事收來放去以腹中
去瓶兒送矣等我消一回兒慢慢開關着起來與大公子坐的吃飯你慌的是些什麼西門慶令玉蕭快請你大公子來和你娘坐的
又問郁大姐在那里叫他唱與娘聽情到郁大姐玉蕭道郁大姐往家去不耐煩了西門慶道誰叫他去來留他再住兩日兒也罷了
趕着玉蕭踢了兩脚月娘道他見你家反宅亂要管他腿事為其掛賣也玉蕭道正經罵申二姐的倒不踢又見玉蕭之罷不下
春梅那西門慶只做不聽見妙一面穿了衣裳往喬大夫家吃酒去了未起更時分就來家到了上房月娘正和大公子玉樓李嬌
兒四人坐的做處不堪大公子見西門慶進來忙往後邊去了西門慶便問月娘道你這咱好些了麼月娘道大公子陪我吃了兩口
粥兒心口內不大十分脹了還有些頭疼腰酸西門慶道不打緊明日任後漢來看吃他兩服藥解散散氣安胎就好了月娘道
我那等樣叫你休請他你又請他白眉赤眼叫人家漢子來做什麼你明日看我出去不出去因問喬親家請你做什麼西門慶道他
說我從東京來了與我座坐今日他也費心整治許多菜蔬叫兩個唱的落後又邀過朱管來陪我我熱着你心里不自在吃了幾
鍾酒老早就來了月娘道好個說嘴的貨我聽不上你這巧言花語可免就是執着我來我是那活佛出現也不放在你那心上就
死了也不值個破沙鍋片子道之筆無此其甚也又問喬親家再沒和你說什麼話西門慶方告說喬親家如今再趕着新例上三
十兩銀子納個義官銀子也封下了叫我對胡府尹說我說不打緊胡府尹昨日送了我一百本曆日我還沒會回他禮等送禮時
稍了帖子與他問他討一張義官劄付來與你就是了他不肯他說納些銀子是正理如今央這里分上討討兒免上下使用也省十
來兩銀子月娘道既是他央及你替他討兒罷你沒拿他銀子來西門慶道他銀子明日送過來還要賞分禮來我止住他來了到
明日咱僉一口猪一鍾酒送胡府尹就是了說畢西門慶晚夕就在上房睡了一夜到次日宋巡按擺酒後廳筵席治酒裝定果品大
清早本府已差撥了兩院三十名官員樂人兩名僉官四名排長領着來西門慶宅中恭應只見任醫官從早長就騎馬來了西門

慶忙迎到廳上陪坐道連日潤懷之事任醫官道昨日感使到學生該班至晚繞來家見尊刺今日不俟駕而來敢問何人久安西門慶道大賤內偶然有些失調請后溪一診須臾茶至吃了茶任醫官道昨日聞得明川說老先生恭賀客當奉賀西門慶道非才備員而已何賀之有一面西門慶分付後邊對你大娘說任老翁來了明間內收拾琴童應諾到後邊大娘子奉嬌兒孟玉樓都在房內只見琴童來說任醫官來了分付收拾明間里坐的月娘只不動身說道我請他平白叫將人家漢子睡看活眼把手捏腕的不知做什麼醜態不堪作者於此回難為金蓮散場因一路寫月娘俱是叫劉媽媽子來吃兩服藥他好了好這等搖鈴打鼓的好與人家漢子喂眼醜態不堪玉樓道大娘已是請人來了你不去却怎樣的莫不回了人去不成大娘子又在旁邊勸着說姑娘他是個太醫你叫他看看你這脈息還知道你這病源不知你為甚起氣惱傷了那一經吃了他藥替你分理理氣血安胎胎氣也好一安如何再安見眾人一時便以月娘有胎為重則吃胎安胎月娘神好舉露劉婆子他曉的什麼病源脈理一時就悞了月娘方動身梳頭戴上冠兒玉簫拿鏡子孟玉樓跳上炕去替他拿抵子掠後髮奉嬌兒替他勒細兒孫雪娥預備衣裳反觀金蓮不一時打扮的粉粧玉琢制西門慶處處得十分安得粉粧玉琢正是

羅浮仙子臨凡世 月殿嬋娟出畫堂

第七十六回 春梅姐揭撒西門慶 畫童兒哭縣溫琴軒

詩 相勸頻携金粟杯 莫將閒事繫柔懷 年年只是人依舊 處處何曾花不開

日 歌詠且添詩酒興 醉酣還命管絃來 尊前百事皆如昨 簡點惟無溫秀才

溫氣全無功名富貴一朝水冷冷如雪一溫秀才為結住熱結的一個熱字又反轉冷過一個冷字也

話說西門慶見月娘半日不出去又親自進來催促見月娘穿衣裳方纔請任醫官進明間內坐下少頃月娘從房內出來望上道了萬福慌的任醫官躲在旁邊屈身還禮月娘就在對面椅上坐下

任兒乃用帳幔中伸手而月娘則對面琴童安放桌兒錦袖月娘向袖口邊伸手腕露青蔥叫任醫官診視良久診完月娘又道個萬福抽身回房去了

不如此說之瓶兒尚有三分文氣也房中小廝拿出茶來吃畢茶任醫官說道老夫人原來患的氣血虧尺脈來的浮瀾雖是胎氣有些寒衛失調易生噴怒又動了肝火如今頭目不清中腦有些阻滯煩悶四肢之內血少而氣多

亦多也月娘便出琴童來說娘如今只是有些頭疼心脹脫膊發熱肚腹往下墜着疼腰酸吃飲食無味既對坐萬福又必使小廝傳任醫官道我已知道說得明白了西門慶道不瞞后溪說房下如今見懷臨月身孕

着意任娘所以月因着氣腦不能運轉滯在胸膈間望之先生留神加減一二足見厚情任醫官道豈勞分付學生無不用心此去就奉過安胎理氣和中養榮蠲痛之劑來老夫人服過要戒氣惱就厚味也少吃西門慶道望之先生把這胎氣好生安一安

可知上文為月娘語委曲俱是因此方快制得動任醫官道已定安胎理氣養其榮衛不勞分付學生自有斟酌西門慶復說學生

第三房下有些壯疾望之有暖宮丸藥并見賜些任醫官道學生謹領就封過來說舉起身走到前廳院內見許多叫坊樂工伺候因問老翁今日府上有甚事西門慶道巡按宋公連兩司官請巡撫侯石泉老先生在舍擺酒這任醫官聽說了越發駭然尊敬在前門揖讓上馬打了恭又打恭比尋常不同加倍敬重

將上文諸人請酒一總擺出頓住上文下接出西門慶送他回來隨即封了一兩銀子兩方手帕使琴童騎馬討藥去奉嬌兒孟玉樓取人都在月娘屋裡裝定果盒拈抹銀器

一連一連因說大娘你頭裡還要不去怎麼他看了就知道你心中的病月娘道什麼好成樣的老婆由他死便死了罷可是他說的你是我婆婆無故只是大小之分罷了我還大他八個月哩

如此爭漢子疼我你只好看我一眼兒罷了情文中之妙他不討了他口里話他怎麼和我大嚷大鬧若不是你每撥撥我出去我後十年也不出去

總是一味隨他死叫他死去當道一雞死一雞鳴新來雞兒打鳴忒好聽既想後後數金蓮雖是情話又是自己得意安胎有效此計用我死了憑他立起來也不亂也不嚷纔拔了雞鬚地皮寬哩

亦是得玉樓道大娘即噤即噤那裏有此話俺每就替他賭個大誓這六姐不是我說他有些不知好歹行事要便勉強恰似咬羶出尖兒的一般一個大有個口沒心的行貨子大娘你惱他可知錯惱了哩月娘道他是比你沒心他為更有也

他一團兒心機他怎的會悄悄聽人行動斜話兒譏諷人

自翡翠軒至不意吹玉樓道娘你是個當家人恐水缸兒不恁大量些却怎樣兒的常言一個君子待了十個人全是說客語然你手放高些他敢過去了你若與他一般兒識起來他敢過不去月娘道只有了漢子與他做主兒着那大老婆且打靠後玉樓道哄那個哩

直罵月娘如今像大娘心里恁不好他爹敢往那屋裡去麼月娘道他怎的不去可是他說的他屋裡斜猪毛繩子套他不去一個漢子的心如同沒籠頭的馬一般他要喜歡那一個只歡喜那個誰敢攔他攔他又說是浪了

寫月娘與金蓮一矣玉樓道罷罷大娘你已是說過通把氣兒納納兒等我叫他來與娘磕頭賠個不是趁着他大娘子在這里你們兩個笑開了罷

即兒可你不然叫他爹兩下里不作難就行走也不方便但要往他屋裡去又怕你惱着不去他又不敢出來今日前邊推酒俺們都在這里理菓盒怕的不得他倒落得在屋裡解解兒俺每也餓不過他大娘子我說的是不是

可兒可兒是作罷他三娘也說的是不爭你兩個話差只顧不見面叫他姑夫也難兩下里都不行行走的月娘道一聲也不言語孟玉樓抽身就往

前走可兒月娘道孟三姐不要叫他去隨他來不來罷玉樓道他不敢不來若我不來我可斜猪毛繩子套了他來

可兒可兒一直走到金蓮房中見他頭也不梳把臉黃着坐在炕上

將連日金蓮一篇却玉樓說五姐你怎的裝裝兒

生氣乃云裝裝兒等能化有無事者扎頭梳起來今日前邊推酒後邊推酒你進去走走兒怎的尸願使性兒起來剛纔如此這般俺每勸了他這一回你去到後邊把惡氣兒揣在懷里將出好氣兒來看怎的

妙絕三字是人與他下個禮賠個不是兒罷你既在場屋下怎敢不低頭

天下本無事是看常

妻兒他既說我定見過分上于是回到房中見了月娘正是月娘與他哥道萬福大舅向大姑子說道你往家去罷了家
里沒人如何只顧不去了大姑子道三姑娘留下叫我過了初三日去哩吳大舅道既是姑娘留你到初四日去便罷到前邊
同眾坐下飲酒不一時下邊戲子鑼鼓响動擲演韓昌夜夢宴軒亭住過正在熱鬧處忽見玳安來說喬親家爹那里使了喬通在
下邊請爹說話西門慶隨即下席見喬通喬通道爹說昨日空過親家爹使我送那銀子來一封三十兩另外又拿着五兩與史
房使用西門慶道我明日早封過與胡大尹他就與了劃付來又與史房銀子做什麼你還帶回去一面分付玳安舒酒飯點心管待
喬通打發去了話休說當日唱了兩折有一更時分西門慶前邊人散了看收了家仗就進入月娘房來大姑子正坐的見西
門慶進來連忙往那邊屋裏去了寫月娘連日步步用大姑子相伴真是寫月娘處處西門慶因向月娘說我今日替你哥如此這般對來巡按說他許下除加
陞一級還叫他見任管事就是指揮僉事我剛纔已對你哥說了你好不歡喜只在年終就題本月娘便道沒的說他一個窮衙門官
兒那里有二三百銀子堆積如金山使西門慶道誰問他要一百文錢兒我就對宋御史說是我妻兒全胎得濟處他親口既許
下無有個不做分上的月娘道隨你與他幹我不管你西門慶便問玉簫替你娘煎了藥餅來瞧着打發你娘吃了罷思亦是燒香為
得濟之本月娘道你去休管他等我臨睡自家吃那西門慶纔待往外走被月娘又叫回來問道你往那去若是往前頭去趁早兒
根險矣哉月娘道你去休管他等我臨睡自家吃那西門慶纔待往外走被月娘又叫回來問道你往那去若是往前頭去趁早兒
不要去他頭里與我陪過不是了只少你與他陪不是去哩味換制西門慶道我不往他屋裏去月娘道你不往他屋裏去往誰屋裏
去那前頭媳婦子跟前也可去然則一向明知為寫惹的他昨日對着大姑子好不說話兒我說我縱容着你他高你喜歡哩
你又往沒廉耻的西門慶道你理那小淫婦兒怎的解圍月娘道你只依我說今日偏不要你往前邊去也不要你在我這屋裏你往
下邊李嬌姐房裏睡去隨你明日去不去我就不管了西門慶見說無法可處寫月娘執制如畫只得往李嬌兒房裏歇了一夜到
次日臘月初一日早往衙門中同何千戶發牌陞廳畫卯發公文一早辰纔來家又打點禮物酒并三十兩銀子差玳安往東平府
送胡府尹去胡府尹收下禮物即時封過劃付來西門慶在家請了陰陽徐先生廳上擺設豬羊酒菓燒紙還願心畢打發徐先生
去了因見玳安到了看了一回帖劃付上面用着許多印信填寫喬洪本府義官名目喬不為推西門死主又寫一面使玳安送兩盒胙
肉與喬大尹家請喬大尹來吃酒與他劃付照又分付與吳大舅溫秀才應伯爵謝布太并眾夥計每人都是一盒不在話下一面又
發帖兒初三日請周守備刑部監張團練劉薛二內相何千戶范千戶吳大舅喬大尹王三官兒共十位客叫一起雜耍樂工四個唱
的那日孟玉樓撥了帳遞與西門慶就交代與金蓮管理他不管了春光去矣因來問月娘大娘你昨日吃了約兒可好些月娘道怪
不的人說怪浪肉平白叫人漢子捏了捏手今日好了與金蓮一談頭也不疼心口也不發脹了玉樓笑道大娘你原來只少捏一
捏兒連大冷子也笑了西門慶舒了橫的帳來又問月娘月娘道該那個管你交與那個就是了來問我怎的誰肯讓的誰金蓮道這

西門慶方打帳兒三十兩銀子三十兩銀子交與金蓮管理不在話下良久喬大尹到了西門慶陪他廳上坐的如此這般舒胡府尹劃
付與他看看見上面寫着喬洪名字援例上納白米三十石以濟邊餉滿心歡喜連忙向西門慶打恭致謝多累親家費心容當叩
謝因叫喬通好生送到家去又說明日若親家見招在下有此冠帶就敢來陪不敢不來致意西門慶道初三日親家好早些下降
一面吃茶畢分付琴童西廂書房裏放桌兒親家請那里坐還暖些向到書房纔坐下只見應伯爵到了飲了幾分人情交付西門慶
說此是列位奉賀哥的分資西門慶接了看頭一位就是吳道官其次應伯爵謝布大視實念孫寡嘴常時節白晝光李智黃四杜三
哥新添三位共十分人情明將十弟兄一總熱結文字一總蓋頂住熟字下文出脫溫秀才去方是熟結一西門慶道我這邊還有吳二舅
沈姨夫門外在醫官花大哥并三個夥計溫婆也有二十多人就在初四日請罷一面令左右收進人情去便琴童兒請你吳大
舅來陪你喬親家坐坐因問溫師父在家不在來免道溫師父不在家望明友去了又點不一時吳大舅來到連陳敬濟五人共坐
把酒來斟果上擺下許多飯飲酒中間西門慶因向吳大舅說喬親家恭喜的事今日已領下劃付來了容日我這重備禮當文軸咱
每從府中迎賀賀喬大尹道惶恐甚大職役敢起動列位親家費心忽有本縣衙奉八送歷日來了共二百五十本西門慶拿回帳
賞賜打發來人去了應伯爵道新歷日俺每不會見哩西門慶把五十本拆開與喬大尹吳大舅伯爵三人分了伯爵看了看開年改
了重和元年該閏正月說清為西門不說當日席間猜枚行令飲酒至晚喬大尹先辭家去吳大舅西門慶陪吳大舅伯爵坐起更
時分方散分付伴當早伺候備馬送何老爺到這里起身回往郊外送侯爺留下四名排軍與來安春鴻兩個跟大娘轎往舅家
去說畢就歸金蓮房中來直來見連日那婦人未等他進房就先摘了冠兒亂擲罵罵花容不整茶粉懶施渾衣兒擡在床上不知何
處做處却使人偏恨月房內燈兒也不點靜悄悄的西門慶進來便叫金梅不應只見婦人睡在床上叫着只不做聲婦人技量人
娘之假比金蓮更甚西門慶便坐在床上問道怪小油嘴你怎的恁個腔兒也不答應被西門慶用手拉起他來說道你如何悻悻的那婦人便做
出許多喬張致來把臉扭着止不住紛紛香腮上滾下淚來反翻月娘有那西門慶就是鐵石人也把心來軟了連忙一隻手摟着膝
子說怪油嘴好好兒的平日你兩個合什麼氣那婦人半日旁回說道誰和他合氣來他平白個尋起不是對着人罵我是懶漢精趁
漢精連日止見月娘話滿耳忽然金蓮發覺那趁了你了他是真材實料正經夫妻誰叫你又到我這屋裏做什麼你守着他就
是了省的我把攔着你說你來家只在我這房裏纏單是肉身聽着這幾夜只在我這屋裏睡來不懶白眉赤眼的嚼舌根一件
皮襖也說我不問他擅自就問漢子討了我是使的奴才才了頭莫不住你屋裏與你磕頭去映如為這小肉兒罵了那賊瞎淫婦也說
不管備有那些疊氣的你是個男子漢若是有主張一奉柱定那里有這些閒言碎語然則如何怪不的俺每每自輕自賤常言道賤里
賤來賤里賣容易得來容易捨趁將你家來與你家做小老婆不氣長中一視將茶房你看昨日生怕氣了他在屋裏守着的是誰請大醫

的是誰在跟前撒撥侍奉的。是誰苦惱俺每這陰山背後就死在這屋裏也沒個人兒來做問情事。這一個就見出那人的心來了。還
叫我含着淚淚兒走到後邊與他賠不是。說着那桃花臉上止不住又滾下珍珠兒。倒在西門慶懷裏。嗚嗚咽咽哭的碎。鼻涕眼淚
金蓮一味軟團。西門慶一面攬抱着。勸道罷麼。我的兒。我連日心中有事。你兩家各省一句兒就罷了。你叫我說誰的是。根處語
昨日要來看你。他說我來與你賠不是。不放我來。我往李嬌兒房裏睡了一夜。雖然我和人睡。一片心只想看你的。婦人道罷。我也見
出你那心來了。一味在我面上。虛情假意。倒老還疼你那正經夫妻。他如今見你懷着孩子。俺每一根草兒。舒什麼止他。金蓮亦被
西門慶攬過脖子來。親了嘴道。小油嘴休要胡說。只見秋菊斜進茶來。西門慶便道。賊奴才好乾淨兒。如何叫他拿茶。因問春梅怎的
不見。婦人道。你還問春梅哩。他餓的只有一口遊氣兒。那屋裏倘着不是帶今日三四日沒吃點湯水兒了。一心只要尋死在那裏說
他大娘對着人罵了他奴才。氣生氣死。整哭了三四日了。這西門慶聽了。說道真個婦人道。莫不我哄你不成。你照去不是。這西門慶
慌過這邊屋裏。只見春梅容顏不整。雲鬢斜。睡在炕上。西門慶道。怪小油嘴。你怎的不起來。叫着他不作聲。推睡。被西門
慶雙關抱將起來。那春梅從略于裡伸腰。一個鯉魚打挺。險些兒沒把西門慶掃了一交。是早是抱的。幸有護炕倚住。不倒。春梅
道。連連放開了手。你又來理論。俺每這奴才做甚麼。也玷辱了你這兩隻手。西門慶道。小油嘴。你大娘說了你兩句兒罷了。只顧使
起性兒來了。說你這兩日沒吃飯。春梅道。吃飯不吃飯。你管他怎的。左右是奴才。貨兒死便隨他死了罷。不情奴才。二
幹壞了什麼事。並股叫主子罵我一句兒。打我一下兒。做什麼。為這偷過街搗過巷的賊。賄婦。叫大娘這等罵我。嗚。俺娘不管我。莫不
為賄淫婦。打我五板兒。各人有中等到明日。韓道國老婆不來。便罷。若來你看我指着他一頓好罵。原來送了這賄淫婦來。就是個禍
根。根所罵之西門慶道。就是送了他來。也是好意。誰曉的為他合起氣來春梅道。他若肯肯收和氣些。我好罵他。他小人量人家
西門慶道。我來這里。你還不倒鐘。茶兒我。那奴才手不乾淨。我不吃他倒的茶。春梅道。死了正屠。連毛吃猪。我如今走也走不動。在
這里還叫我倒什麼茶。西門慶道。怪小油嘴。誰叫你不吃些什麼兒。因說道。咱每往那邊屋裏去。我也還沒吃飯哩。叫秋菊後邊取
菜兒。錦酒。拷果。餛飩。炊餅。湯。咱每吃。于是不絲分。拉着春梅手。到婦人房內。分付秋菊。拿盒子。後邊取吃飯的菜兒去。不一時拿
了一方盒菜蔬來。西門慶分付春梅。把肉鮮折上幾絲雞肉。加上酸笋韭菜。和成一大碗。香噴噴。饒湯來。放下桌兒。擺上一面飯
來。又烤了一盒菜餚。西門慶和金蓮。並肩而坐。春梅在旁陪着同吃。三個你一盃。我一盃。吃到一更方睡。內有詳到次日西門慶
起早。約會何十戶來到。吃了頭腦酒。起身同往郊外送侯巡撫去了。吳月娘先送禮。往復指揮家去。然後打扮坐大轎。排軍喝道。來女
春梅跟隨來吃酒。看他娘。不在話下。且說秋菊。王經着家。將到晌午時分。只見縣前賣茶的。王媽媽領着何九來。大門首尋問。玳
安。老舍在家不在家。玳安道。何老人家。王奶奶。二來算帳矣。故用兩人來一關。便做故。稀罕今日那陣風兒。吹你老人家來。這里走

王婆子道。沒勾當。好來。玳安道。今日不因老九為他兄弟的事。要與你老爺。老身還不敢來。玳安道。老舍今日與侯命送行
去。俺大娘也不在家。你老人家身站着。等我進去對五娘說。進入不多時。出來說道。俺五娘請你老人家進去哩。王婆道。我敢進
去。你引我引兒。只怕有狗。那玳安引他進入花園。金蓮房門首。掀開簾子。又出。王婆進去。見婦人家常戴着臥兒。一底也。穿着一身
錦緞衣裳。搽抹的粉粧玉琢。為毛青大袖正在炕上。脚登着爐臺兒坐的。進去不免下禮。不免二慌的婦人答禮說道。老王免了罷。免罷三字又妙。王婆本意免了。所以云云。不免婦人見舉禮。坐在炕邊。頭婦人便問怎的。一面不見你。王婆子道。老身心中常想着娘子。只
是。不敢來親近。問漆了哥哥不成。便入婦人道。有倒有了。小產過兩遍。白不存問你兒子。有了親事未。為下文王婆道。還不曾與
他尋。他跟客人。准上來。家只一年多。家中積了。些。買個驢兒。胡亂磨下麵兒。賣來度日。因問老舍不在家了。婦人道。他今日往門外
與撫按官送行去了。他大娘也不在家。有甚話說。王婆道。何老九有極事。央及老身來對老舍說。他兄弟何十。吃賊攀了。西門慶獨無
也。見薛在提刑院老爺手裏。問攀。他是高主本等。與他無干。望乞老爺。下與他分。若指攀。只不准他。就是了。何十出來。到
明日買禮來。重謝老爺。有個說帖兒。在此。一面遞與婦人。婦人看了。說道。你留下。等你老舍來家。我與他。道。老九在前邊伺候
着哩。明日叫他來。討話罷。婦人一面叫秋菊。煮茶來。須臾。秋菊拿了一盞茶來。與王婆吃了。那婆子坐着。說道。娘子。這般受福。勾了。
秋菊道。是。婦人道。甚麼勾了。不惹氣。便好。成日。酸氣。不。在這里。是得。意。語。婆子道。我的奶奶。你飯來。張口水來。濕手。這等。揀金戴銀。
呼奴使婢。又惹什麼氣。婦人道。常言語得好。三高兩塊。大婦小妻。一個碗內。兩張匙。不是湯着。就抹着。如何。沒些氣兒。婆子道。好奶奶。
你比那個不聰明。趁着老舍。這等好。時。月。你受用。到那里。是那。里。此一句。豈特。說。道。我。明日。使他。來。討。話。罷。是。拜。辭。起。身。婦。人。道。老
王。二。人。稱。謂。問。寫。盡。人。情。你多坐回去。不是。那。婆子。道。難。為。老。九。只。願。等。我。不。坐。罷。改。日。再。來。看。你。那。婦。人。也。不。留。他。留。兒。就。放。出。他。來。了。此。來。原。為。下。文。引。到。了。門。首。又。叮。嚀。玳。安。玳。安。道。你。老。人。家。去。我。知。道。等。俺。老。舍。來。家。我。就。稟。何。九。道。安。哥。我。明。日。早。來。討。話。罷。子。是。和。王。婆。一。路。去。了。至。晚。西。門。慶。來。家。玳。安。便。把。此。事。稟。知。西。門。慶。到。金。蓮。房。看。了。帖。子。交。付。與。答。應。的。收。着。明。日。到。衙。門。中。稟。我。一。面。又。令。陳。敬。濟。發。初。三。日。請。人。帖。兒。請。着。春。梅。一。處。又。使。琴。童。兒。送。了。一。兩。銀。子。并。一。盒。點。心。到。韓。道。國。家。對。着。他。說。是。與。申。二。姐。的。叫。他。休。惱。那。王。六。兒。笑。嘻。嘻。接。了。說。他。不。敢。惱。多。上。復。爹。娘。冲。撞。他。春。梅。姑。娘。俱。不。在。言。表。至。晚。月。娘。來。家。先。拜。見。大。姑。子。人。人。後。見。西。門。慶。道。了。萬。福。就。告。訴。夏。大。人。娘。子。見。了。我。去。好。不。喜。歡。今日。也。有。許。多。親。臨。堂。家。原。來。夏。大。人。有。書。來。了。也。有。與。你。的。書。明日。送。來。與。你。也。只。在。這。初。六。七。起。身。搬。取。家。小。上。京。說。了。又。說。好。歹。央。賁。四。送。他。家。到。京。就。回。來。賣。四。的。那。孩。子。長。兒。今日。與。我。磕。頭。好。不。出。跳。的。好。個。身。段。兒。嗚。怪。他。旁。邊。捧。着。茶。把。眼。只。顧。偷。看。我。也。忘。了。他。倒。是。夏。大。人。娘。子。叫。他。改。喚。的。名。字。叫。做。瑞。雲。過。來。與。你。西。門。奶。奶。磕。頭。他。纔。放。下。茶。托。兒。與。我。磕。了。四。個。頭。我。與。他。了。兩。支。金。花。兒。夏。大。人。娘。子。好。不。喜。歡。抬。舉。他。也。不。把。他。當。房。里。人。只。做。親。女。兒。一

般看他西門慶道這孩子有福若然不是別人家手裏怎麼合得不罵奴才少極末兒又肯抬舉他月娘全非真心不過以其有胎
耳然則月胎之杆被月娘瞧了一眼說道破說嘴的貨是我罵了你心愛的小姐兒了寫月娘連西門慶笑了說道他借了賁四押家
小去我線舖子叫誰看月娘道關兩日也罷了西門慶道關兩日阻了買賣近年近節細結線正快如何關了舖子到明日再處
說畢月娘進裡間脫衣裳摘頭走到那邊房內和大矜子坐的家中大小都來恭見磕頭是日西門慶在後邊雪鐵房中歇了一夜
房中一歇而瓶兒死再歇而早往衙門中去了只見何九走來問玳安討信與了我安一兩銀子玳安道昨日爹來家就替你說了今
西門死矣又是絕大文法早往衙門中去了只見何九走來問玳安討信與了我安一兩銀子玳安道昨日爹來家就替你說了今
日到衙門中敢就開出你兄弟來來你往衙門首候候何九聽言滿心歡喜一直走到衙門前去了西門慶到衙門中坐廳提出強盜
來每人又是一夾二十大板把何十開出來放了何十有兄武大能無另舒了弘化寺一名和尚頂缺說強盜曾在他寺內宿了一夜
正是張公吃酒李公醉秦樹上脫枝柳樹上報有詩為証

宋朝氣運已將終 執掌提刑甚不公 畢竟羅羅天下眼 那堪激濁與揚清

那日西門慶家中叫了四個唱的吳銀兒鄭愛月兒洪四兒齊香兒日頭晌午就來了都到月娘房內與月娘大矜子眾人磕頭月娘
擺茶與他們吃了正彈着樂器唱曲兒與眾人聽勿見西門慶從衙門中來進房來四個唱的都放了樂器笑嘻嘻向前與西門慶
磕頭坐下月娘便問你怎的衙門中這咱纔來西門慶告訴今日問理好幾樁事情因着金蓮說昨日王媽媽來說何九那兄弟今
日我已開除來放了那兩名強盜還禁他教我每人打了一夾夾了一夾舒了門外寺里一個和尚頂缺明日做文書送過東平府
去又是一起奸情事又為救濟一描見何九王婆雖不是丈母養女婿的那女婿不上二十多歲名喚宋得原蓋云送得遠言敬濟
也與這家是養老不歸家女婿落後親父母死了娶了個後丈母周氏不上一年把丈人死了這周氏年小守不得就與這女婿暗
通姦後因為書使文被使女傳于兩隣纔首告官今日取了供招都一日送過去了這一到東高府殺妻之母係總麻之親兩個都是
絞罪潘金蓮道要着我把學吉的奴才打的爛糟糟的問他個死罪也不多你穿着青拖黑柱一白話就把主子弄了心事如見却又
西門慶道也吃我把那奴才撈了幾抄子好的為你這奴才一時小節不完美喪了兩個人性命月娘道大不正則小不敬母狗不掉尾
公狗不上身大凡還是女人心邪若是那正氣的誰敢犯他又為後文月娘四個唱的都笑道娘說的就是俺里邊唱的接了孫老
的朋友還使不的休說外頭人家又我我兒特說畢擺飯與西門慶吃了忽聽前廳鼓樂响荆都監來了西門慶連忙冠帶出迎接至
廳上叙禮分賓主坐下茶罷如此這般說說宋巡按收了說帖已慨然許下執事恭喜必然在過荆都監聽了又下坐作揖致謝老翁
費心提攜之力銘刻難忘西門慶又說起周老總兵生亦存言一二宋公必有主意說話間忽報劉薛二公公到鼓樂迎接進來西門
慶相讓入廳叙禮二內相皆穿着綠絨蟒衣寶石縷環正中間坐下次後周守備到了一處叙話荆都監又向周守備說四泉後儀昨

一詩真梳
撒柱姐一
字不差妙
處已我總
俱內矣

日宋公在專前擺酒曾稱頌公之才猷宋公已留神于中高轉在即周守備亦欠身致謝不盡落後張團練何千戶王三官范千戶吳
大舅喬大戶陸續都到了喬大戶冠帶青衣四個伴當跟隨進門見畢諸公與西門慶拜了四拜眾人問其恭喜之事西門慶道舍親
家在本府提例新授恩榮義官之職周守備道四泉令親吾輩亦當奉賀又請喬大戶道受列位老翁感德豈敢動勞說畢各分次序
坐下過道了一道茶然後遞酒上坐錦屏前紙羅列畫堂內寶玩爭輝增前動一派笙歌席上堆滿盤菓良久遞酒安席畢各歸
席坐下王三官再三不肯上來坐西門慶道尋常罷了得意今日在舍權借一日陪諸公上坐王三官必不得已左邊垂首坐下錦兒
上罷湯飯下邊教坊撥弄雜耍自戲上來良久纔四個唱的拿着銀筆玉板放嬌聲當筵彈唱正是

舞裙歌板逐時新 散盡黃金只此身 奇與富兒休暴珍 儉如良藥可醫貧

當日劉內相坐首席也賞許多銀子飲酒為歡至一更時分方散西門慶打發樂工賞錢出門四個唱的都在月娘房內彈唱月娘
留下吳銀兒過夜打發三個唱的去臨去見西門慶在廳上拜見拜見西門慶分付鄭愛月兒你明日就抗了李桂姐兩個還來唱一
日鄭愛月兒就知今日有王三官兒不叫李桂姐來唱笑道你兵馬司倒了墻賊走了又問明日請誰吃酒西門慶道都是親朋鄭
月兒道有應二那花子我不來我不要見那醜鬼怪物西門慶道明日沒有他愛月兒道沒有他纏好若有那怪物刀子的俺們不
來又與桂姐說畢磕了頭去了西門慶看看收了家伙回到李瓶兒那邊和如意兒睡了一夜宿一晚提過次日早往衙門送問那兩
起人犯過東平府去回來家中擺酒與親鄰又請吳道官吳二舅花大舅沈姨夫韓姨夫任醫官溫秀才應伯爵并會眾人李智
賁四杜三哥又一總會中人所云結住熱結內一熟字并家中三個夥計十二張桌兒席中止是李桂姐吳銀兒鄭愛月三個粉頭遞
酒奉銘吳惠鄭奉三個小優兒彈唱正遞酒中間忽有安兒來報雲二叔新舉了職來拜送禮來又結果月娘也總之撒潑是撒場
也西門慶聽言忙道有請只見雲守穿着青絨補服員領冠冕着腰繫金帶後面伴當抬着禮物先遞上禮帖與西門慶觀看上
寫新舉職山東清河右衛指揮同知門下生雲守頓首百拜謹具土儀貽氣十個海魚一味蝦米一包臘鴨四隻臘鴨十隻油紙簾
二架少申片敬西門慶即令左右收了連忙致謝雲守道在下昨日纔來家今日特來拜老翁于是四雙八拜說道家老翁莫大之
恩些少土儀表意而已然後又與眾人叙禮拜見西門慶見他居官就待他不同安他與吳二舅一桌座了連忙安鍾筋下湯飯脚下
人俱打發擔盤酒肉因問起發喪替職之事這雲守一一數言吳兵部余命恰先兄在鎮病亡祖職不勤還與了個本衛見任會書
西門慶歡喜道恭喜恭喜當日已定來賀當日眾人席上每位奉陪一杯又令三個唱的奉酒須臾把雲守灌的醉了那應伯爵在
席上如線兒提的一般起來坐下又與李桂姐鄭月兒彼此互相戲罵不絕當日酒筵笑聲花橫錦簇饒饒交錯頑耍至二更時分方
纔席散打發三個唱的去了西門慶歸上房宿歇到次日起來遲正在上房擺粥吃了穿衣要拜雲守只見玳安來說黃四在前邊

請參說話。西門慶就知為夏龍漢送家小之事。一面出來廳上。只見賁四向袖中取出夏指揮書來呈上。說道：「夏老爹要教小人送家小往京里去。小人稟問老爹去不去。西門慶看了書中言語。無非是叙其闊別。謝其早晚。看顧家小。又借賁四搗送家小之事。因說道：「他既央你你怎的不去。因問幾時起身。賁四道：「今早他大官兒叫了小人去。分付初六日家小准起身。小人也得半月纔回來。說畢把獅子街舖內鑰匙交與西門慶。西門慶道：「你去叫我吳二舅來。替你開兩日罷。那賁四方纔拜辭出門。往家中收拾行李去了。西門慶道：「冠冕着出門拜雲指揮去了。那日大娘子家去。叫下轎子。門首伺候。也是合當有事。月娘裝了兩盒子茶食點心。下飯送出門首上轎。只見畫童兒小廝。躲在門旁。大哭不止。那平安兒。只顧扯他。那小廝越扯越哭起來。被月娘等聽見。送出大娘子去了。便罵平安兒。賊囚。你平白扯他怎的。惹的他恁怪哭。平安道：「溫師父那邊叫他白不去。只是罵小的。月娘道：「你好好去罷。因問道：「小廝你師父那邊叫去就是。怎的哭起來。那畫童嘆平安道：「又不關你事。我不去罷。你扯我怎的。月娘道：「你因何不去。那小廝又不言語。金蓮道：「這賊小囚兒。就是個肉杆子。你大娘問你怎的。金蓮道：「被平安向前打了一個嘴巴。那小廝越發大哭。月娘道：「怪唱根。手平白打他怎的。你好好叫他。說說怎的。正問着他話。玳安騎馬進來。月娘問道：「你爹來了。玳安道：「被雲二叔留住吃酒哩。使我送衣裳來。要帶毡巾去。看見畫童兒哭。便問小大官兒怎的。號啕痛也是的。平安道：「對過溫師父叫他不去。反罵起我來了。玳安道：「我的哥哥。溫師父叫你仔細有名的。溫屁股。他一日沒屁股也成不的。你每當怎麼挨他的。今日又躲起來了。月娘罵道：「怪囚根子。怎麼溫屁股。玳安道：「只問他就是。那潘金蓮。得不的風兒。就是兩兒。一面叫過畫童兒來。只顧問他。金蓮小奴才。實說他叫你做什麼。你不說。看我叫你大娘打你。這問那小廝急了。說道：「他只要喚着小的。把他那行貨子。放在小的屁股裡弄的。脹的疼起來。我說你這不快。拔出來。他又不肯拔。只顧來回動。叫小的扯出來。跑過來他又來叫小的。月娘聽了。便喝道：「賊小奴才。還不與我過一邊去。也有這六姐。只管審問。他說的疼死了。我不知道。還當是好話兒。側着耳朵聽他。這蠻子也是個不上廬常的行貨子。人家小廝。與你使却背地幹這個營生。是月娘不。金蓮道：「大娘那個上廬常的。有幹這營生。冷舖睡的花子。纏這般所為。是月娘不。孟玉樓道：「這蠻子他也有老母。怎生這等沒廉恥。是金蓮不。金蓮道：「他來了。這一向俺們就沒見他。老婆怎生樣兒。平安道：「娘每會勝也不看見他。他往那裏去。就鎖了門。住了這半年。我只見他坐轎子往娘家去。一遭沒到。晚就來家了。往常幾時出個門兒來。只好晚夕。門首倒馮子。走走兒罷了。金蓮道：「他老母也是個不長俊的行貨子。嫁了他怕不的。也沒見個天日兒。敢每日只在屋裏坐天牢哩。說了回。月娘向眾人回後邊去了。西門慶約莫日落時分來家。到上房坐下。月娘問道：「雲彩計留你坐來。西門慶道：「他在家見我去。旋放果兒留我坐。打開一罇酒和我吃。如今衙中荆南固陞了。他就接着掌印。明日連他和喬親家。就是兩分貨禮。教同僚都說了。要與他挂軸子。少不得叫溫琴軒做兩篇文章。買轎子。月娘道：「還纏甚麼。溫琴軒烏矣料哩。平安扎惹樣行貨子。沒廉恥傳

出去。叫外人知道。把醜來出盡了。西門慶聽了。吓了一跳。便問：「怎麼哩。月娘道：「你別要來問我。你問他家小廝去。此後寫月娘西門慶道：「是那小廝。金蓮道：「情知是誰。畫童小奴才。俺去送大娘子他去。他正在門首哭。如此這般。溫琴軒弄他來。西門慶聽了。道：「有些不信。便道：「你叫那小奴才來。等我問他。一面使玳安兒。前邊把畫童兒叫到上房跪下。西門慶要斜楞子撈他。便道：「賊奴才。你這說他。叫你做什麼。畫童道：「他叫小的。要灌醉了小的。幹那小營生兒。西門慶與金蓮道：「今日小的害我。躲出來了。不敢去。他只顧使平安。又叫打小的。叫娘出來看。見了他。常時問爹。家中各娘房裏的事。小的不敢說。昨日家中擺酒。他又教咬小的。偷銀器。家伙與他。又某日他望倪師父去。拿爹的書稿兒。與倪師父。倪師父又與夏老爹。種種惡欲其去也。必寫其去者。蓋云。我這西門慶不聽使罷。聽了便道：「畫童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我把他當個人看。誰知他人皮狗骨東西。要他何用。一面喝令畫童兒起去。分付再不消過那邊去了。那畫童磕了頭。起來往那邊去了。西門慶向月娘道：「怪道前日我親家說我機事不密。則害成我想來沒人。原來是他把我的事。透泄與人。我怎的曉得。這樣狗骨東西。平白養在家做什麼。月娘道：「你知誰說。你家又沒孩子上學。平白招攬個人。在家養活。只為寫禮帖兒。餓着活着他。還教他弄乾坤兒。西門慶道：「不消說了。明日教他走道兒就是了。一面叫將平安來。分付對過對他說。家老舍要房子堆貨。叫溫師父轉尋房兒。便了。等他來見我。你在門首。因我不在家。那平安兒應諾去了。西門慶告月娘說。今日賁四來辭我。初六日起身。與夏龍漢送家小。往東京去。我想來線舖子沒人。倒好叫二舅來。替他開兩日兒。好不好。月娘道：「好不好。隨你叫他去。我不管你。省的人又說照顧了我的兄弟。至此猶以醜事寫月娘作真。真西門慶不聽。于是使畫童兒。請你二舅來。不一時請吳二舅到。在前廳陪他吃酒坐的。把鑰匙交付與他。明日同來。早往獅子街開舖子去。不在話下。却說溫秀才。見畫童兒一夜不過來。心中省恐。到次日。平安走來說。家老爹多上覆溫師父。早晚要這房子堆貨。叫師父別尋房兒罷。這溫秀才聽了。大京失色。就知畫童兒有甚話說。穿上衣巾。要見西門慶說話。平安道：「俺爹往衙門中去了。還未來哩。比及來這溫秀才。又衣巾過來伺候。具了一篇長柬。道與畫童兒。畫童兒不敢。接說道：「俺爹纔從衙門中來家。辛苦後邊歇去了。俺每不敢。這溫秀才就知疏遠。他一面走到倪秀才家商議。遷移家小。往舊處住去了。此後真是溫。正是誰人汲得西江水。難洗今朝一面羞。

靡不有初。鮮克終。文情似水淡長流。自古人無千日好。果然花無摘下紅。

第七十七回 西門慶踏雪訪愛月 賁四復帶水戰情郎
詞 梅共雪感暮關新妝。林氏月底素華同弄色。朔風前輕片半含香。梅不比柳花狂。寒氣。雙雀影。堪比雪夜娘。春鴻六出光中
日 曾結伴。皓百花頭上。解尋芳。爭似兩鴛鴦。畫

右調望江南

話說溫秀才求見西門慶不得自知慚愧隨移家小搬過舊家去了。將熟頓住接寫踏雪西門慶收拾書院做了客坐不在話下。一日尚舉人來拜辭上京會試。問西門慶借皮箱毡衫。西門慶陪坐待茶。因說起喬大戶雲里寺兩位舍親。一受義官。一授租職。見任官重。欲求兩篇軸文奉賀。不知老翁可有相知否。借重一言。學生且將禮相求。尚舉人笑道。老翁何用禮。學生敬同窗兩湖。見在武庫肆業。與小兒為師。本領雜作極富。學生就與他說。老翁差使持軸來就是了。西門慶連忙致謝。茶畢起身。西門慶隨即封了兩方手帕。五錢白金。差童送軸子。并毡衫皮箱。到尚舉人處收下。那消兩日。寫成軸文。差人送來。西門慶挂在壁上。但見金字輝煌。文不加點。心中大喜。見應伯爵來。問喬大戶。與雲二哥的事。幾時舉行。軸文做了不成。溫老先生的連日不來。西門慶道。又提什麼。溫老先生。道是個狗類之人。如此這般。告訴一遍。伯爵道。哥我此言。言過其是。虛浮之甚。早時你有後眼。不然教他調壞了。咱家小兒母子。又問他二公。賀軸何人寫了。西門慶道。昨日尚小塘來拜我。說他朋友轟兩湖。善詞藻。央求轟兩湖作了文章。已寫了來。你照。于是應伯爵到廳上。觀看喝采不已。又說道。人情都全了。哥你早送與人家。好預備西門慶道。明日好日期。早差人送去。正說着。忽報復老參兒。子來拜辭。夏亦熱今拜辭說初六日起身去。小的回參不在家。他說教對何老爺。那里說聲。差人那邊看守去。西門慶看見帖兒。上寫着。家晚生夏承恩頓首拜謝。西門慶道。連尚舉人搭他家。就是兩分程儀香綉。分付差童。連忙買。教你姐夫封了。寫帖子送去。正在書房中。留伯爵吃飯。忽見平安兒慌慌張張。斜進三個帖兒來。報說議汪老爺。兵備雷老爺。即中安老爺來拜。西門慶看帖兒。汪伯彦。此處又言汪不厭也雷啟元。安悅。拜。雷啟元言此後即重和元年接連忙穿衣繫帶伯爵道。哥你有事。我去罷。西門慶道。我明日會你哩。一面整衣出迎。三頁官皆相讓而入。大廳敘禮。道及向日叨擾之事。少頃茶罷。坐話間。安即中便道。雷東谷汪少榮。并學生。又來干瀆。有浙江本府趙大尹。新陞大理寺正學生。三人借尊府奉請。已發東定初九日。主家共五席。戲子學生。那里叫來。未知肯允諾否。西門慶道。老先生分付。學生掃門拱候。安即中令吏取分資三兩。遞上。西門慶令左右收了。雷兵備請趙連合之為雷蓋如冰片矣。所以溫與夏。變去即接雷。必有雷。而此輩方冷也。相送出門雷東谷向西門慶道。前日錢龍野書到。說那孫文相。乃是實影。計學生已并他除開。曾來相告。不曾。西門慶道。正是。多承老先生費心。容面叩拜。兵備道。你我相愛。問為何多教言。異相揖上轎而去。原來潘金蓮。自從當家管理銀錢。另定了一把新戲子。每日小廝買進菜蔬來。斜到跟前。與他照過。方數錢與他。他又不教。教只春梅。數錢提戲子。小廝被春梅罵的狗血噴頭。行動就說落教。西門慶打。以此眾小廝。互相抱怨。都說在三狼手兒里。使錢。扶非一片。押埋人。極污使錢。于不堪也。故特持于此。處對照。然有深意。又是千里道對章法。却說次日。西門慶衙門中散了。對何千戶。說夏龍溪家小。已是起身去了。長官可曾要人。那里看守衙門。戶去何千戶道。正是。昨日那連着人來說。學生已令小价去了。西門慶道。今日同長官那邊看看去。于是出衙門。並馬到了夏家宅內。家小。已是去盡。伴當在門首。伺候兩位官。府下馬。進到廳上。西門慶引

着何千戶前後觀看。又以前邊花亭上。見一片空地。無甚花草。春光去知所為西門慶道。長官到明日。還收拾個耍子。在我些花柳。把這坐亭子。修理修理。何千戶道。這個已定。學生開春。從新修整。蓋三間捲棚。早晚請長官來。消閑散悶。看了一回。分付家人。收拾打掃。關門。戶不日寫書。往東京回老公公。請趕年裡。搬取眷家。西門慶作別回家。何千戶還歸衙門去了。到此日。纔搬行李。來住。不在言表。西門慶剛到家。下馬。見何九買了一疋尺頭。四樣下飯。一罈酒來。謝。武二哥將至矣一路又是劉內相。差人送下。一食盒。蠟燭二十張。桌圍八十股。官香一盒。沈速料香。一盤。自造內酒。一口鮮猪。過年也為上一籠。西門慶進門。劉公公家人。就磕頭。說道。前日空過。老公公。又送這厚禮來。便今左右快收了。請管家等。等兒。少頃。畫堂兒。出一鐘茶來。打發吃了。西門慶封了五錢銀子。賞錢。鈔回帖。打發去了。一面請何九進去。西門慶見何九。一把手。扯在廳上來。何九連忙倒身。磕下頭去。道。多蒙老爺天心。超生小人。兄弟。感恩不淺。請西門慶受禮。西門慶不肯受。磕頭拉起來。說道。老九。你如何又費心。送禮來。我斷然不受。若有什麼人。欺負你。只顧來說。我替坐。只站在旁邊。西門慶也站着。陪吃了一盞茶。說道。老九。你如何又費心。送禮來。我斷然不受。若有什麼人。欺負你。只顧來說。我替你出氣。倘縣中。派你甚差事。我鈔帖兒。與你。李老爺說。何九道。老爺。老九。你如何又費心。送禮來。我斷然不受。若有什麼人。欺負你。只顧來說。我替你。西門慶道。也罷也罷。你清閑些好。又說道。你既不肯。我把這酒。禮收了。那尺頭。你還鈔去。我也不留你坐了。那何九千恩萬謝。拜辭去了。西門慶就坐在廳上。看着。打點禮物。果盒。花紅。羊酒。軸文。并各人分資。先差玳安。送往喬大戶家去。卸去後叫王經。送往雲里寺。家去。玳安回來喬家。與了五錢銀子。王經到雲里寺。家。管待了茶。食。與了一疋真青大布。一雙靛鞋。回門下。尋家生。寶帖兒。多上。覆老參。改日奉請。西門慶滿心歡喜。到後邊。月娘房中。擺飯吃。因向月娘說。貴四去了。吳二舅。在獅子街賣貨。我今日。倒往那里。看看。月娘道。你去不是。若是要酒。菜兒。差使。小廝來家。說西門慶道。我知道。一面分付。備馬。就戴着。鞋。忠。靖。巾。貂鼠。暖耳。綠絨。補子。裝。靴。粉底。皂靴。琴童。玳安。跟隨。還往獅子街。來到。房子內。吳二舅。與來。略。正。挂着。花。拷。拷。兒。發。賣。細。絹。絨。線。綿。擠。一。鋪。子。人。做。買。貨。打。發。不。開。西。門。慶。下。馬。看。了。看。走。到。後。邊。暖。房。內。坐。下。吳。二。舅。走。了。作。揖。因。說。一。日。也。攬。銀。錢。二。三。十。兩。西。門。慶。又。分。付。來。路。喜。一。丈。青。二。舅。每日。茶。飯。休。要。悞。了。來。昭。喜。道。逐。日。伺。候。酒。飯。不。敢。有。悞。西。門。慶。見。天。色。陰。晦。形。雲。密。布。冷。氣。逼。人。為。此。四。字一。回。料。有。作。雪。的。模樣。忽然。想起。要。往。鄭。月。兒。家。去。即。令。琴。童。騎。馬。家。中。取。我。的。皮。衣。來。問。你。大。娘。有。酒。菜。兒。稍。一。盒。與。你。二。舅。吃。琴。童。應。諾。到。家。不。一。時。取。了。貂。鼠。皮。衣。并。一。盒。酒。菜。來。西。門。慶。陪。二。舅。在。房。中。飲。了。三。杯。分。付。二。舅。你。晚。夕。在。此。上。宿。慢。慢。再。用。我。家。去。罷。于。是。帶。上。眼。紗。騎。馬。玳。安。琴。童。跟。隨。還。進。柵。欄。往。那。愛。月。兒。家。來。轉。過。東。街。口。只。見。天。上。紛。紛。揚。揚。飄。下。一。天。瑞。雪。來。但。見。漠。漠。嚴。寒。匝。地。這。雪。兒。下。得。正。好。扯。絮。棉。絨。裁。成。片。片。大。如。拷。拷。見。林。間。竹。筍。茁。芽。爭。些。被。他。壓。倒。富。豪。俠。却。言。消。災。障。猶。嫌。少。圓。向。那。紅。爐。暖。處。穿。的。是。貂。裘。綉。袄。手。撚。梅。花。唱。道。是。國。家。祥。瑞。不。念。貧。民。些。小。非。忘。世。者。高。臥。有。幽。人。吟。咏。多。草。

西門慶踏雪着那亂瓊碎玉進入構欄到于鄭愛月兒家門首下馬只見了環飛報進來說老爹來了。鄭媽媽看見出來迎接至中
堂覓禮說道前日多謝老爹重禮。姐兒又在宅內打攪又教他大娘三娘賞他花翠汗巾。西門慶道那日空了他來。一面坐下。西門慶
令玳安把馬牽進來進後邊院落安放。老媽道請爹後邊明間坐罷。月姐纔起來梳頭。說老爹昨日來到。伺候了一日。補出此者月
西門于林氏今日他心中有些不快起來的。這些西門慶一面進入他後邊。明間內但見綠窗半啟。毡帳低張。地氈上黃銅大盆。生
着炭火。西門慶坐在正面椅上。先是鄭愛月兒出來相見了。遞了茶。然後愛月兒纔出來。挽一窩絲杭州繡翠梅花鈿。金釵兒。海
獺臥兔兒。打扮的霧鬢雲鬟。粉妝玉琢。笑嘻嘻向西門慶道。萬福。說道爹我那一日來晚了。緊自前邊人散的。到後邊大娘。又只
顧不放。俺每留飯。來家有三更天。下西門慶笑道。小油嘴兒。你到李桂兒兩個。把應花子。打的好响。瓜兒。囁愛月道。誰叫他
怪叨嘴。在酒席上尿口兒傷俺。每來那一日。祝麻子也醉了。哄我要送俺每來。我便說沒爹這里燈籠。送俺每將胖子。吊在陰溝裡。缺
臭了你了。西門慶道。我昨日聽見洪四兒說。祝麻子又會着王三官兒。大街上請了榮嬌兒。鄭月兒道。只在榮嬌兒家。歇了一夜。燒了
一炷香。不去了。如今還在秦玉芝家。走着哩。說了一回話。道爹只怕你冷。在房裏坐。這西門慶到于房中。脫去貂裘。和粉頭圍爐共坐。
房中香氣襲人。須臾了頭。拿了三甌兒。黃芽菜。肉包。一寸大的水角兒來。姐妹二人。陪西門慶。每人吃了一甌兒。愛月兒又擲上半
甌兒。添與西門慶。西門慶道。我勾了。纔吃了兩個點心。來了。心裡要來。你這里走走。不想恰好。天氣又落下雪來了。愛月兒道。爹前日
不會下我。我昨日等了一日。不見爹。不想爹今日纔來。西門慶道。昨日家中。有兩位士大夫來。望亂着。就不曾來得。愛月兒道。我要問爹
有貂鼠買個兒與我。我要做了圍膝兒帶。西門慶道。不打緊。昨日雲影。打邊東來。送了。我幾個好貂鼠。你娘們都沒圍膝兒。到明日
一總做了。送一個來與你。愛香兒道。爹只認的月姐。就不送與我一個兒。這西門慶道。你姐妹兩個。一家一個。假至誠口。不。于是愛
香兒連忙起身。道了萬福。西門慶分付。休見了桂姐。雲姐。說。非復舊時人矣。鄭月兒道。我知道。因說前日李桂姐見吳銀兒。在
那里過夜。問我他幾時來的。我沒瞞他。教我說。昨日請周爺。俺每四個都在這里唱了一日。爹說有王三官兒在這里。不好請你的。
是月兒得意話。又有月無桂是冬。今日是親朋會中人。吃酒。纔請你來。唱他一聲兒。也沒言語。西門慶道。你這個同的好。月兒好
也。前日李銘我也不叫他。唱來。再三央及你。應。爹來說。落後你月娘生日。桂姐買了一分禮來。再三與我陪。不是。你娘們說着。我不
理他。昨日我竟留下銀姐。便他。知道愛月兒道。不知三娘生日。我失悞了。人情。西門慶道。明日你雲老。爹擺酒。你再和銀姐來。唱一日。
愛月兒道。爹分付我去。說了回話。粉頭取出三十二扇象牙牌來。和西門慶。在炕毡條上。抹牌頑耍。愛香兒也坐在旁邊。同林三人。抹
了回牌。須臾擺上酒來。愛香與愛月兒。一盞一個。捧酒。不免。排雁。柱。款。跨。絞。繡。姐妹兩個。彈唱。唱了一套。姐妹兩個。又斟上。散盃兒
來。和西門慶。搶紅。須臾。杯來。瑤去。各添春色。西門慶。忽看。見。鄭月兒。房中。牀旁。側首。錦屏風上。挂着一軸。愛月美人圖。題詩一首。

有美人兮迴出群
玉雲精神聯仲球

輕風斜拂石榴裙
瓊林才貌過文君

花開金谷春三月
少年情思應須慕

月轉花陰夜十分
莫使無心托白雲

三泉主人醉筆

西門慶看了。便問三泉主人。是王三官兒的號。慌的鄭愛月兒。連忙披說。道。這這是他舊時寫下的。他如今不號。三泉了。號小
軒了。他告人說。學參說我號四泉。他怎的號三泉。他恐怕爹惱。因此改了號小軒。一面走向前。取筆過來。把那三字。就塗抹了。本意借
脚寫書人情之假西門慶滿心歡喜。說道。我並不知他改號。一節。粉頭道。我聽見對他一個人說。來。方纔曉的。說他去世的父親。號
逸軒。故此改號小軒。說畢。得聞。又自漏空處。鄭愛香兒。往下去。獨有愛月兒。陪西門慶在房內。兩個並肩。疊股。搶紅飲酒。因說
起林太太來。怎的。大童仔。風月。我在他家吃酒。那日。王三官。請我到後邊。拜見。還是他主意。教三官拜認我做義父。教我受他禮。委。托
我指教他成人。粉頭拍手大笑道。還虧我。指與爹這條路兒。到明日。連三官兒。娘子。不怕不屬了。爹。西門慶道。我到明日。我先燒與他
一炷香。先字奇絕後則到正月。裡。請他和三官。娘子。往我家看燈。吃酒。看他去不去。粉頭道。爹。你還不知。三官。娘子。生的。怎樣。樣。致。就
是個。燈人兒。也沒他。那一段。風流。奴。艷。今年。十九。歲。兒。只在家中。守寡。王三官。兒。道。不在家。爹。你肯用些。功夫。兒。不。愁。不是。你。的。人。兩
個。說話。之間。相吻。相合。只見。了。環。又。斟。上。許。多。細。一。碟。兒。來。粉頭。親。手。奉。與。西門慶。下。酒。又。用。舌。火。噙。鳳。香。蜜。餅。送。入。他。口。中。又。用。纖
手。解。開。西門慶。褲。帶。露。出。那。話。來。替。他。捏。弄。那。話。棒。棒。跳。騰。紫。液。光。鮮。西門慶。令。他。品。之。這。粉頭。真。個。低。垂。粉。頸。輕。啟。朱。唇。半。吞。半。吐。
或。進。或。出。嗚。咽。有。聲。品。弄。了。一。回。靈。犀。已。透。淫。心。似。火。便。欲。交。歡。粉頭。便。往。後。邊。去。了。西門慶。出。房。來。衣。見。雪。越。下。得。甚。緊。回。到。房。中。
了。環。向前。打。發。脫。靴。解。帶。先。上。牙。床。粉頭。漂。北。回。來。掩。上。雙。扉。共。入。鴛。帳。正是。得。多。少。動。人。春。色。嬌。還。媚。惹。蝶。芳。心。軟。欲。濃。有。詩。為。証。
聚散無憑在夢中
起來殘燭映紗紅
鍾情自古多神合
誰道陽臺路不通

兩個雲雨歡娛。到一更時分。起來整理。釵環。了。頭。復。進。美。酒。重。疊。佳。肴。又。飲。勾。幾。杯。問。玳。安。有。燈。籠。拿。沒。有。玳。安。道。琴。童。家。去。取。燈。籠。
拿。來。了。這。西門慶。方。纔。作。別。鴛。子。粉頭。相。送。出。門。看。着。上。馬。鄭。月。兒。揚。聲。呼。道。爹。若。叫。我。早。些。來。說。明。使。桂。兒。西門慶。道。我。知。道。一。面。
上。馬。打。着。傘。出。院。門。一。路。踏。雪。到。家。中。對。着。愛。月。兒。只。說。在。獅。子。街。和。吳。二。舅。飲。酒。不。在。話。下。一。宿。牌。景。題。過。到。次。日。却。是。初。八。日。打。
聽。何。十。戶。行。事。都。搬。過。夏。家。房。子。內。去。了。西門慶。送。了。四。盒。細。茶。食。五。錢。折。帕。賀。儀。過。去。只。見。應。伯。爵。驀。地。走。來。西門慶。見。雪。晴。風。色。
甚。冷。一。路。總。是。留。他。前。邊。書。房。中。向。火。叫。小。廝。拿。菜。兒。留。他。吃。粥。因。說。起。昨。日。喬。親。家。雲。二。哥。禮。拜。折。帕。都。送。去。了。你。的。人。情。我。也。替。
你。封。了。五。錢。出。上。了。你。不。消。與。他。罷。只。等。發。柬。請。吃。酒。應。伯。爵。舉。手。謝。了。因。問。昨。日。安。大。人。三。位。來。做。什。麼。那。兩。位。是。何。人。西門慶。道。
那。兩。個。一。個。是。雷。兵。備。一。個。是。汪。泰。議。都。是。浙。江。人。要。在。我。屋。里。擺。酒。明。日。請。杭。州。趙。堂。知。府。雷。雲。具。至。其。家。此。仁。人。志。新。陞。京。堂。大。

理寺丞是他每本府父母官相處分上。又不可回他的道身只三兩分資。伯爵道天凡文職好細。三兩銀子。勾他什麼哥。少不得賠些。兒西門慶道這雷兵備就是問黃四小舅子孫文相的。昨日還對我提起。開除他罪名來哩。伯爵道你說他不仔細。如今還記着折准。擺這席酒。纔罷了。說話之間。伯爵叫應寶。你叫那個人來。見你大爹。西門慶便問是何人。伯爵道一個小後生。倒也是舊人家出身。父母都沒了。自幼在王皇親宅內。答應已有了媳婦兒。因在庄子上。和一般家人。不和出來了。豈非亦如惠。如今閒着。做不的什麼。他與應寶是朋友。央及應寶。尋個人家。今早應寶對我說。參倒好舉。與大爹宅內。答應我便說。不知你大爹用不用。因問應寶。他叫什麼名字。你叫他進來。應寶道他姓來。叫來友兒。只見那來友兒。扒在頭上。磕了個頭起來。他廝外站立。伯爵道若論他這身材。膂力儘有。搬輕負重。却去的。因問你多少年紀了。來友兒道小的二十歲了。又問你媳婦沒子女。那人道光兩口兒。應寶道不瞞爹說。他媳婦纔十九歲兒。廚灶針線。大小衣裳。都會做。西門慶見那人低頭並足。為人朴實。便道既是你應二爹來說。用心在我這里。答應分付揀個好日期。寫紙文書。兩口兒搬進來罷。那來友兒。磕了個頭。西門慶就教孩童兒。領到後邊。見月娘。眾人磕頭去。月娘就把來安兒。原住的那一間房。與他居住。明為後文一缺却是為應道一結而相對照寫伯爵坐了回家去了。應寶全他寫了一紙投身文書。交與西門慶收了。改名來爵。花之友者也。不在話下。却說西門慶。自從他家長兒。與了意家。每日買東買西。只央及平安兒。和來安畫童兒。西門慶家中。只些天官兒。常在他屋裏打平和兒吃酒。貴四銀子和氣。就定出米兒來。或要茶水。應手而至。就是貴四。一時舖中。踴來。撞見亦不足怪。道國之。以此今日他不在家。使着那個不替他動珠安兒。與平安兒。在他屋裏坐的更多。初九日。西門慶與安即中。汪泰議雷兵備。擺酒請趙知府。俱不必細說。洗爐鴨。一筆。那日早辰。來爵兩口兒。就搬進來。他媳婦兒。後邊見月娘。眾人磕頭。月娘見他穿着紫袖衣。青布披。綠布裙子。生的五短身材。瓜子面皮。搽脂抹粉。纏的兩隻腳。趨趨的問起來。諸般針指。都會做。取了。他個名字。叫做會元。與惠秀。秀。一遞三日。上灶不題。一日門外楊姑。娘沒了。楊去而安童兒來報喪。西門慶愁治了一張撞桌。三牲湯飯。又封了五兩香儀。與月娘。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四頂轎子。都往北邊。與他燒紙吊孝。蔡童兒。棋童兒。來爵。來安兒。四個都跟轎子。不在家。西門慶在對過。綉舖子書房內。看着毛衣匠。與月娘。做箇鼠圍。先備出一個圍腰兒。使珠安送與院中。鄭月兒去。封了十兩銀子。與他過節。鄭家管待酒飯。與了他三錢銀子。珠安走來。回西門慶話。說月娘。多上覆多謝了。前日空過了。爹來與了小的三錢銀子。西門慶道你收了。能因問他。肯四不在家。你頭里。從他屋裏出來。做什麼。珠安道。貴四銀子。從他女孩兒。接了。又對愛姐。自没人使。常央及小的。每替他買買甚。屢兒。西門慶道他既没人。使你每替他勤勤兒。罷。又悄悄向珠安道。你慢慢和他說。如此這般。爹要來看你。看兒。你心下如何。看他的說。他若肯了。你問他要個汗巾兒。與我。上文用文。使珠安道。你慢慢和他說。如此這般。爹要來看你。看兒。你心下如何。看他的說。他若肯了。你問他要個汗巾兒。與我。此則明用。珠安道。小的知道了。領了西門慶。言語。答諾下去。西門慶就走到家中。來只見王經。向顧銀匠。處取了金赤虎。并四對金頭銀簪兒。交與西門慶。西門慶留下兩對。在書房內。

餘者袖進李瓶兒房內。與了如意兒。那赤虎。又是一對簪兒。把那一對簪兒。就與了迎春。二人接了。連忙磕頭。西門慶就令迎春。取飯去。須臾。飯來吃了。出來。又到書房內。坐下。只見玳安。慢慢走到跟前。見王經在旁。不言語。西門慶使王經。後邊去。茶去。那玳安。方說。小的將金言語。對他說了。他笑了。一笑相約。會晚上。些伺候。等爹進去。叫小的。舒了這汗巾兒來。西門慶見紅綿紙兒。包着一方紅綾。織錦。迴文。汗巾兒。開了。聞噴鼻香。滿心歡喜。連忙袖了。只見王經。舒茶來吃了。又走過對門。看匠人。做生活去。忽報。花大舅。來了。西門慶道。請過來。只邊坐。花子。絲走到書房。暖閣兒。里。作揖坐下。致謝。外日。相樓。序。話。問畫童兒。拿過茶來。吃了。花子。絲道。門外。一個客人。有五百包。無錫米。凍下河。等要賣了。回家去。我。想着。姐夫。倒好。買下。等價錢。極其。其。西門慶道。我。平白。要他。做什麼。凍河。還沒。人。要到。開河。船。來了。越發。價錢。跌了。如今。家中。也沒。銀子。即。分付。玳安。收拾。棗兒。家中。說着。棗兒。來。一面。使。畫童兒。請。你。應二爹。來。陪。你。花。爹。坐。不一。時。伯爵。來到。三人。共。在一。處。圍。爐。飲。酒。又。叫。烙。了。兩。炷。餅。兒。良久。只見。吳。道。官。徒弟。應。春。送。節。禮。疏。話。來。西門慶。請。來。同。坐。吃。酒。就。攬。李。瓶。兒。百。日。經。與。他。銀。子。去。吃。至。日。落。時。分。花。子。絲。和。應。春。二人。先。起。身。去了。次。後。甘。夥。計。收。了。舖。子。又。請。來。坐。與。伯。爵。對。酌。猜。枚。談。話。不。覺。到。掌。燈。已。後。吳。月。娘。眾人。轎。子。到了。來。安。走。來。回。話。伯。爵。道。嫂。子。們。今日。都。往。那。里。去。來。西門慶。道。楊。姑。娘。沒。了。今日。三。日。念。經。我。這。裡。備。了。張。祭。桌。又。封。了。香。儀。兒。都。去。吊。問。吊。問。伯。爵。道。他。老。人。家。也。高。壽。了。西門慶。道。敢。也。有。七。十五。六。男。花。女。花。都。沒。有。只。靠。佳。兒。那。里。養。活。材。兒。也。是。我。替。他。備。下。這。幾。年。了。伯。爵。道。好。好。老。人。家。有。了。黃。金。入。櫃。就。是。一。場。事。了。哥。的。大。陰。臨。說。畢。酒。過。數。巡。伯。爵。與。甘。夥。計。作。辭。去了。西門慶。就。起。身。走。過。來。分。付。後。生。王。顯。仔。細。火。燭。到。書。房。四。樓。家。必。分。付。王。顯。明。言。背。面。落。水。題。黃。一。筆。見。春。光。已。去。諸。事。水。冷。也。顯。道。小的。知道。看。着。把。門。關。上。了。這。西門慶。見。沒。人。兩。三。步。就。走。入。貴。四。家。來。只。見。貴。四。銀。子。兒。在。門。首。獨。自。站。立。已。久。見。對。門。關。的。門。响。西門慶。從。窗。影。中。走。到。跟。前。這。婦。人。連。忙。把。封。門。推。開。西門慶。鑽。入。裡。面。婦。人。還。扯。上。封。門。說。道。爹。請。裡。面。紙。門。內。坐。罷。原。來。裡。面。榻。扇。扇。着。後。半。間。紙。門。內。又。有。小。小。炕。兒。籠。着。汪。汪。的。火。冷。意。果。上。點。着。燈。兩。邊。護。炕。糊。紙。雪。白。婦。人。勒。着。翠。藍。銷。金。極。兒。上。穿。紫。袖。衣。青。絹。絲。披。襖。玉。色。絹。裙。子。向。前。與。西門慶。道。了。萬。福。連。忙。遞。下。一。瓊。茶。與。西門慶。吃。因。悄悄。說。只。怕。隔。壁。韓。嫂。兒。知。道。西門慶。道。不妨。事。黑。影。子。裡。就。那。里。曉。得。子。是。不。由。分。說。把。婦。人。樓。到。懷。中。親。個。嘴。扯。過。枕。頭。來。鮮。衣。按。在。炕。沿。子。上。扛。起。腿。來。就。聳。那。話。上。已。束。着。托。子。剛。插。入。牝。中。纏。繞。了。幾。根。婦。人。下。邊。淫。水。直。流。把。一。條。藍。布。褲。子。都。溼。了。西門慶。搜。出。那。話。來。向。順。袋。內。取。出。包。兒。顫。聲。嬌。來。蘸。了。些。在。龜。頭。上。擡。進。去。方。纔。淫。淫。往。淫。淫。肆。肆。行。抽。抽。婦。人。雙。手。扳。着。西門慶。肩。膊。行。行。兩。相。迎。湊。在。下。半。聲。顫。語。呻。吟。不。絕。這。西門慶。乘。着。酒。興。架。其。兩。腿。在。肚。膊。上。只。顧。沒。移。露。腦。鏡。進。長。驅。肆。行。插。確。何。止。二。三。百。度。須。臾。弄。的。婦。人。雲。鬢。蓬。鬆。舌。尖。水。冷。口。不。能。言。西門慶。則。氣。喘。吁。吁。靈。龜。暢。美。一。泄。如。注。是。初。會。良。久。洩。出。那。話。來。淫。水。隨。出。用。帕。抹。之。兩。個。整。衣。繫。帶。復。理。殘。粧。西門慶。向。袖。中。掏。出。五。六。兩。一。句。碎。銀。子。又。是。兩。對。金。頭。銀。簪。兒。遞。與。婦。人。節。節。買。花。翠。帶。一。路。寫。令。寫。婦。人。拜。謝。了。悄悄。打。發。出來。那。邊。玳。安。在。舖。子。

話說西門慶陪大舅飲酒。至晚回家。到次日。刑部監草長騎馬來拜謝。說道。昨日見旨。意下。來下官不勝欣喜。足見老翁厚愛。費心之至。實為啣結難忘。說畢。茶湯兩換。刑部監草起身。因問雲夫人。到幾時請俺們吃酒。西門慶道。近節這兩日。也是請不成。直到正月間罷了。送至大門。上馬而去。西門慶寧了一口鮮猪。兩鍾浙江酒。一疋大紅絨金多寶領。一疋黑清梅花結絲員領。一百果餡金餅。謝宋御史。就着春鴻筆帖兒。送到察院去。門吏人報進去。宋御史喚至後廳。大房內賞茶吃。等寫了回帖。又賞了春鴻三錢銀子。來見西門慶。拆開觀看。上寫着。

兩次造樓華府。愧殊甚。今又辱承厚賜。何以克當。外令親判子事。已具本矣。想已知悉。連日渴仰。半標。當面悉使旋謹謝。侍生宋喬年拜。

大錦衣。西門先生大人門下。

宋御史隨即差人。送了一百本林日。又是一百本總言麻四萬紙。一口猪來回禮。一日上司。行下文書來。令吳大舅本衙到任管事。西門慶拜去。就與吳大舅三十兩銀子。四疋京緞。交他上下使用。到二十四日。封了印來家。又備羊酒花紅軸文。邀請親朋等。吳大舅從衙中上任回來。迎接到家。大擺酒席。與他作賀。又是何千戶。東京家眷到了。西門慶寫月娘名字。送茶過去。到二十六日。玉皇廟吳道官。十二個道眾。在家與李瓶兒念百日經。整做法事。俱細寫來。一日不香。大吹大打。各親朋都來送茶。請吃齋供。至晚方散。俱不在言表。至廿七日。西門慶打發各家送禮。應伯爵。謝希大。常時節。甘夥計。韓道國。黃傳。每家半口猪半膠羊。一罈酒。一包米。一兩銀子。院中李桂姐。吳銀兒。鄭愛月兒。每人一套衣服。三兩銀子。吳月娘又與巷裡薛姑子打齋。今來安兒送香油米麵銀錢去。不在言表。看看到年除之日。應梅表。月簷雲。滾風。看者試問其八字。豈寫。竹爆千門萬戶。家家帖春勝。處處掛桃符。西門慶燒了紙。又到李瓶兒房裏。前祭奠。祭畢置酒。子後堂合家大小歡樂。手家人小廝。并了頭媳婦。都來磕頭。西門慶與吳月娘。俱有手帕汗巾。銀錢賞賜。到次日重和元年。新正月元旦。地重明。聖和復震也。西門慶早起。冠冕。穿大紅。天上燒了紙。吃了點心。騎馬就拜巡按賀節去了。月娘與服婦人早起來。施朱傅粉。插花插翠。錦裙綉襖。羅襪多鞋。粧點妖嬈。打扮可喜。死期引也。都來月娘房裡行禮。那平安兒與該日節級。在門首接拜帖。上門簿。茶封往來。官長士大夫。玳安與王經。穿着新衣裳。新靴新帽。在門首踢毬子。放炮。燴瓜子兒。龍眾夥計。主管。伺候見節者。不計其數。都是陳敬濟一人。管待。嗣為孝約。胸午。西門慶往府縣拜了人回來。剛下馬。拾宣府王三官兒。衣中着來拜。到廳上拜了西門慶。四雙八拜。玳安拜節。又然後請吳月娘見。西門慶請到後邊。與月娘見了。出來前廳留坐。纔擎起酒來。吃了一盞。只見何千戶來拜。西門慶就教陳敬濟管待。陪王三官兒。陪何千戶。坐去了。王三官兒吃了一回。告辭起身。陳敬濟送出大門。上馬而去。落後又是刑部監草指揮喬大戶。皆絡繹而至。西門慶待了一日。人已酒半酣。至晚打發人去。

便使婦人。外而子弟。只于請夥。計內而六。房諸娼家。人僕婦凡。以上七十。八回內用。意為來人。救一。皆出。章能事。極力一。其下。筆寫其。淡便其。二十。神。

了。回到上房。歇了一夜。到次早又出去。管即至晚歸來。家中已有韓姨夫。應伯爵。謝希大。常時節。花子孫。來拜。陳敬濟陪在廳上坐的。西門慶到了。見吳大舅。從新擺上酒來。飲酒。韓姨夫與花子孫。隔門先去了。剩下伯爵。希大。常時節。坐個定光油兒。不去。又撞見吳二舅。來。見了禮。又往後邊。拜見月娘。出來一處坐的。直吃到掌燈。已後方散。西門慶已吃的醞酏大醉。送出伯爵。走到門首。眾人去了。西門慶見玳安在旁。站了一把手。玳安就知其意。說道。他屋裡沒人。這西門慶就撞入他房內。老婆早已在門裡迎接進去。兩個也無閒話。走到裡間。脫不能帶。就幹起來。原來老婆好。並着腿。兩隻手。擰着。西門慶擰他心子。那浪水熱熱。一陣流出來。把床褥皆濕。西門慶頭暈。約擰進去。兩手板着腰。不顧搖搖。壓入至根。不。何如。婦人。瞪目。不出。口中只叫。救命。只叫。不出。那西門慶問他。你小名。甚麼。說與我。老婆道。奴娘家姓。排。行五。西門慶口中喃喃。就叫。葉五兒。不絕。那老婆原來你子出身。又。與。四。私。通。被。拐。出來。私。通。二。占。為。妻。子。今。年。三。十。二。歲。什。麼。事。兒。不。知。道。口。裡。如。流。水。連。叫。親。命。不。絕。情。一。泄。如。注。西。門。慶。扯。出。屜。櫃。要。找。婦。人。攔。住。休。休。等。淫。婦。下。去。看。你。吹。了。能。一。進。金。西。門。慶。滿。心。歡。喜。婦。人。真。個。蹲。下。身。子。雙手。捧。定。那。話。吹。的。乾。乾。淨。淨。纏。纏。上。褲。子。因。問。西。門。慶。他。怎。的。去。這。時。不。來。西。門。慶。道。我。這。裡。也。盼。他。哩。只。怕。京。中。你。夏。老。爹。留。住。他。使。又。與。了。老。婆。二。三。兩。銀。子。盤。纏。因。說。我。待。與。你。一。套。衣。服。恐。有。四。知。道。不。好。意。思。不。如。與。你。些。銀。子。兒。你。自。家。治。買。罷。開。門。送。出。來。玳。安。又。早。在。舖。子。裡。候。門。等。候。西。門。慶。便。往。後。邊。去。了。看。官。聽。說。自。古。上。梁。不。正。則。下。梁。歪。原。來。貴。四。老。婆。先。與。玳。安。有。意。這。玳。安。剛。打。發。西。門。慶。去。了。因。他。夥。計。又。沒。在。舖。子。裡。候。門。他。與。平。安。兒。打。連。手。活。了。一。盞。酒。就。在。老。婆。屋。裡。吃。到。有。二。更。時。分。平安。在。舖。子。裡。宿。玳。安。就。和。老。婆。在。屋。裡。睡。了。一。宿。有。這。等。的。事。會。家。竟。不。曉。得。其。如。詩。所。云。雨。後。全。無。正。是。滿。眼。風。流。滿。眼。迷。殘。花。何。事。溢。如。泥。拾。翠。曾。見。商。陵。標。惹。得。山。禽。遠。樹。啼。

却說賁四老婆。晚夕同玳安睡了。因對他說。我一時依了老爹。只怕隔牆。傳。傳。的。後。邊。知。道。也。似。韓。夥。計。娘。子。一。時。被。你。們。說。上。幾。句。羞。人。答。答。的。怎。好。相。見。玳。安。道。如。今。家。中。除。了。俺。大。娘。和。五。娘。不。言。語。別。的。不。打。緊。俺。大。娘。倒。也。罷。了。只。是。五。娘。快。出。去。兒。你。依。我。節。間。買。些。什。麼。兒。進。去。奉。順。俺。大。娘。別。的。不。希。罕。他。平。昔。好。吃。蒸。酥。你。買。一。錢。銀。子。菓。餡。蒸。酥。一。盒。好。大。壯。瓜。子。送。進。去。這。初。九。日。是。俺。五。娘。生。日。你。再。送。些。禮。去。我。代。再。送。一。盒。瓜。子。與。俺。五。娘。嘗。嘗。情。就。掩。住。許。多。口。嘴。明。日。送。與。四。老。婆。真。個。依。着。玳。安。之。言。第。二。日。趕。西。門。慶。不。在。家。玳。安。就。替。他。買。了。一。盒。子。投。進。月。娘。房。中。月。娘。道。是。那。黑。的。玳。安。道。是。賁。四。老。婆。送。與。娘。吃。的。月。娘。道。他。男。子。漢。又。不。在。家。那。討。個。錢。來。又。交。他。費。心。連。忙。收。下。又。回。出。一。盒。饅。頭。一。盒。菓。子。說。上。覆。他。多。謝。了。虛。誕。處。那。日。西。門。慶。拜。人。回。家。早。又。玉。皇。廟。吳。道。官。來。拜。在。廳。上。留。坐。吃。酒。剛。打。發。吳。道。官。去。了。西。門。慶。脫。了。衣。服。使。玳。安。騎。了。馬。問。聲。文。嫂。兒。去。俺。爹。今。日。要。來。拜。拜。太太。看。他。怎。的。說。玳。安。道。爹。不。消。去。頭。裡。文。嫂。兒。騎。着。驢。子。打。門。首。過。去。了。他。說。明。日。初。四。王。三。官。兒。起。身。往。東。京。與。黃。公。公。磕。頭。

去了。三去而六來。陽氣盡矣。故西門死也。又六為太太說。交參初六日過去。見節在那裏伺候。西門慶便道。他真個這等說來。玳安道。莫不小人敢說謊。這西門慶就入後邊去了。剛到上房坐下。忽來安兒來報。大舅來了。只見吳大舅。冠冕着。束着金帶。進入後堂。先拜西門慶。說道。我吳鏡。多蒙姐夫抬舉。看顧。又破費姐夫。多謝厚禮。昨日姐夫下階。我又不在家。失迎。今日敬來與姐夫磕個頭兒。恕我遲慢之罪。說着。磕下頭去。西門慶慌忙頂頭相還。說道。大舅恭喜。至親何必計較。拜畢。月娘出來。與他哥磕頭。慌的大舅忙道。半禮說道。姐姐兩禮免罷。哥哥嫂嫂。不識好歹。常來提督你兩口兒。你哥老了。看顧有願。能月娘道。一時有不到處。望哥哥帶便了。吳大舅道。姐姐沒的說。累你兩口兒。還少哩。拜畢。西門慶留吳大舅坐。說道。這咱晚了。料大舅也不拜人了。寬了衣裳。咱房裡坐罷。不想孟玉樓與潘金蓮兩個都在屋裡。聽見吳大舅進來。連忙走出來。與大舅磕頭。磕了頭。還往各人房裡去了。西門慶讓大舅房裡去的。騎火盆安放桌兒。冠冕擺上菓兒來。小玉簫都來與大舅磕頭。月娘用小金鑲鏡兒斟酒。遞與大舅。西門慶主位相陪。吳大舅讓道。姐姐你也來坐的。月娘道。我就來。又往裡間房內。斟出數樣配酒的菓菜來。飲酒之間。玳安將大舅極力一觀。密下文。西門慶便問大舅的公事。都停當了。吳大舅道。蒙姐夫抬舉。衙中任使。到了上京人。事倒也都周給的七八。只有宅所裡。未曾去。到任。明日是個好日期。衙中開印。我來家整理些盒子。須得抬到宅所裡。到任行牌。拘將罪案頭來。公見。分付分付。前官丁大人。壞了事情。已被巡撫侯爺參劾去了。如今我接管。須要依例。在冊花戶。警廳屯頭。務要把握。這舊管。新增開報明白。到明日秋糧夏稅。纔好下屯徵收。西門慶道。通共約有多少屯田。吳大舅道。大祖舊例。為養兵省轉輸之力。總立下這屯田。祖宗立法如此。深心乃為。那時只是上納秋糧。後吃宰相王安石。立青苗法。增上這夏稅。民命又為若輩。而今這濟州管內。除了拋荒。葦蕩。港隘。通共二萬七千頃屯地。每頃秋稅夏稅。只徵收一兩八錢。不上五百兩銀子。到年終總領銷了。往東平府交納。轉行招商。以備軍糧。馬草作用。西門慶又問。還有羨餘之利。吳大舅道。雖故還有些拋棄人戶。不在冊者。鄉民頑滑。若十分徵緊了。等。料斛斗裏。惹起公論。西門慶道。若是多寡。有些兒也罷。難道說全徵。吳大舅道。不曉姐夫。若會管此屯。見一年也有百十兩銀子。到年終。人戶們還有些雞鵝豚酒相送。那個是各人取兒。不在數內的。只是多賴姐夫。力量扶持。一語。西門慶道。得勾你老人家攪給。也盡我一點之心。說了。回月娘也走來旁邊。陪坐。三人飲酒。到掌燈已後。吳大舅纔起身去了。西門慶就在金蓮房中。歇了一夜。到次日早往衙門中。開印。陞廳。晝卯。發放公事。先是雲理守家發帖。卯初五日。請西門慶。合衙官員。吃慶官酒。一路如如。總為次日。何千戶。娘子。藍氏。下帖。初六日。請月娘。姊妹相會。且說那日。西門慶。同應伯爵。吳大舅。三人起身。到雲理守家。原來旁邊。又與了人家一所。房子。三間。客位內擺酒。叫了一起。吹打鼓樂迎接。都有桌。面。吃至晚。夕來家。也不到次日。如。月娘往何千戶家吃酒去了。西門慶打道。衣帽齊整。騎馬帶眼紗。玳安童兒。隨後。午後時分。是。水王招宣府中拜節。王三官兒不在。送進帖兒去。文嫂兒又早在那裏。擇了帖兒。連忙報與林太太。說出來。請老舍後邊坐。轉過大廳。

到了後邊。掀開明簾。只見裡邊。羅襪地。簾帳垂紅。作者有何憤恨。而少噴林氏。穿着大紅通袖袍兒。珠翠盈頭。與西門慶見。舉禮。數。留坐待茶。分付大官。把馬擡了。後槽喂着草罷。讓西門慶寬衣房內坐。說道。小兒從初四日。往東京與他叔岳。又黃太尉。磕頭去了。只過了元宵纜來。西門慶一面。喚玳安。脫去上蓋。裡邊穿着。紫綾襖子。天青飛魚。雙衣。十分綽。意。生手。得。婦人房裡。安放桌席。須臾。了。環釵酒。茶上來。杯盤羅列。肴饌堆盈。酒泛金波。茶烹玉蕊。婦人玉手傳杯。秋波送意。猜枚擲骰。笑語烘春。話良久。意洽情濃。不多時。目。邪心蕩。看看日落。黃昏又早。高燒銀燭。珠翠盈。自有文嫂兒。管待。三官兒。娘子。另是一所。屋裡居住。細自有了。尊養。伏侍。等閒。不過。這遠來。婦人又倒扣角門。此處。仍。前。僕。童。誰。敢。擅。入。酒。甜。之際。兩個。共。入。裡。間。房。內。房。門。緊。閉。紗。帳。見。玳。安。輕。別。銀。缸。再。剔。燈。朱。火。方。掩。門。向。情。事。分。說。看。他。入。里。間。時。已。覺。情。不。能。禁。即。掀。開。紗。帳。因。道。間。情。事。不。堪。未。曾。洗。滌。則。又。下。床。則。見。情。景。男子。則。解。衣。就。寢。婦人。即。洗。靴。上。床。枕。設。簪。花。被。翻。紅。浪。原來。西門慶。帶了。淫器。色。兒。來。安心。要。慶。戰。這。要。娘。單。把。花。僧。用。酒。吃。在。腹。中。那。話。上。使。着。双。托。子。在。被。窩。中。架。起。婦人。兩。股。縱。塵。柄。入。牝。中。舉。腰。展。力。一。陣。接。騰。敲。擗。連。聲。响。噥。這。有。心。婦人。在。下。沒。口。叫。連。連。如。流。水。中。出。而。連。聲。又。在。一。陣。中。出。一。陣。又。在。一。陣。中。出。一。陣。正是。招。海。旗。幢。秋色。裡。鼓。天。聲。鼓。月。明。中。但。見。迷。魂。陣。擺。擺。旗。開。迷。魂。陣。上。閃。出。一。員。酒。金。剛。色。魔。王。能。爭。情。戰。攝。魂。旗。下。擡。出。一。個。粉。骷。髏。花。狐。狸。百。媚。千。嬌。這。陣。上。撲。簌。簌。鼓。鼓。聲。春。雷。那。陣。上。開。接。接。扇。扇。聲。這。陣。上。喜。浴。浴。被。翻。紅。浪。精神。健。那。陣。上。刷。刺。刺。帳。控。銀。鈎。情。意。牽。這。一。個。急。展。展。二十四。解。任。排。徊。那。一。個。忍。刺。刺。一。十八。滾。難。掙。扎。門。民。久。汗。漫。漫。叙。橫。長。亂。戰。多。時。喘。吁。吁。枕。側。金。盞。頃。刻。開。膾。眉。騰。眼。雲。時。下。肉。綻。皮。開。又。非。如。工。六。兒。賦。中。報。語。也。正是。幾。番。慶。戰。食。淫。婦。不。是。今。番。這。一。遭。當。下。西門慶。就在。這。要。娘。心。口。與。陰。戶。燒。了。兩。炷。香。許。下。明。日。家。中。擺。酒。使。人。請。他。同。三。官。兒。娘子。去。看。燈。盞。子。這。婦人。一。段。身心。已。被。他。拴。縛。定。了。子。是。滿。口。應。承。都。去。西門慶。滿。心。歡。喜。起來。與。他。留。連。痛。飲。至。二。更。時。分。把。馬。從。後。門。牽。出。作。別。回家。正是。盡。日。思。君。倚。畫。樓。相。逢。不。捨。又。頻。留。劉。郎。莫。謂。桃。花。老。浪。把。輕。紅。逐。水。流。西門慶到家。有平安。攔門。書。說。今日。有。薛。公公。家。差。人。送。請。帖。兒。玳。安。可。想。請。多。早。往。門。外。皇。庄。看。春。又。是。雲。二。叔。家。送。了。五。個。帖。兒。請。五。位。娘。吃。酒。西門慶。聽。了。進。入。月。娘。房。來。只。見。孟。玉。樓。潘。金。蓮。都。在。房。內。坐。的。月。娘。從。何。千。戶。家。赴。了。席。來。家。正。坐。着。說。話。見。西。門。慶。進。來。連。忙。道。了。萬。福。因。問。你。今。日。往。那。里。這。咱。纜。來。西門慶。沒。得。說。只。說。我。在。應。二。哥。家。留。坐。月。娘。便。說。起。今。日。何。千。戶。家。酒。席。上。事。原。來。何。千。戶。娘。子。年。還。小。哩。今。年。纜。十八。歲。生。的。畫。上。人。兒。也。似。一。表。人。物。好。標。致。至。今。傳。古。見。我。去。恰。似。會。了。幾。遍。好。不。喜。洽。嫁。了。何。大。人。二。年。光。景。一。房。裡。到。使。着。四。個。丫。頭。兩。個。養。娘。兩。房。家。人。媳。婦。西門慶。道。他。是。內。府。生。活。所。監。太。監。姪。女。兒。嫁。與。他。陪。了。好。少。錢。兒。一。月。銀。道。明。日。雲。夥。計。家。又。請。俺。們。吃。酒。送。了。五。個。帖。兒。端。的。去。不。去。西門慶。道。他。既。請。你。每。都。去。走。走。罷。月。娘。道。

自林氏處
來進門即
是雪太監
相見且又
入雪娥房
中二雪昇
見其光何
如見林空
春老一片
蕭瑟景象
用意深細
之極

留雪姐在家罷。又說只怕大節下一時有個人客闖將來。俺每沒處撞撞。西門慶道：罷留雪姐在家裡。你每四個去罷。明日薛太監請我看春。我也懶得去。這兩日春氣發動。的只害這腰腿疼。月娘道：你腰腿疼。只怕是痰火。問問醫官。討兩服藥吃。不是。只管接看怎的。西門慶道：不相干。由他一發過了。這兩日吃心淨些。因對月娘商計。到明日燈節。咱少不得置席酒兒。請請何大人娘子。連周守備娘子。荆南岡娘子。張親家母。雲二哥娘子。連王三官兒。母親和大公子。崔親家母。這幾位多會會。也只在十二三掛起燈來。這叫王道。貴四去了。他娘子兒。扎也是一般。字不差。口氣的是金蓮也。這西門慶就聽了。金蓮道：眼這小淫婦兒。三句話就說下道兒去了。那月娘玉樓也不採。願就罷了。因說道：那王三官兒。咱每與他沒會過人。生面不熟。怎麼好請他。只怕他也不敢來。西門慶道：他既認我做親。咱送個帖兒與他。來不來隨他就是了。月娘又道：我明日不往家去罷。懷着個臨月身子。只管往人家撞來撞去的。交人家唇齒。玉樓道：怕怎的。你身子懷的。又不顯。怕還不是這個月的孩子。不妨事。大節下。自往散心去走走。免纏好。叙說畢。西門慶吃了茶。就往外邊孫家房裡去了。那潘金蓮見他往雪娥房中去。叫了大姐。也就往前邊去了。西門慶到于雪娥房中。交他打腿。捏身上。捏了半夜。一宿睡裏。又一到雪中去。夫雪娥房中。一去。帖兒。今日請房下陪坐。瘦子坐。家中舊時。有幾件衣服兒。都倒塌了。大正月不穿件好衣服。惹的人家笑話。敢來上覆。瘦子有上蓋衣服。借約幾套兒。頭面簪環。借約幾件兒。交他穿戴了去。西門慶令玉樓。你裡邊對你大娘說去。伯爵道：應實在外邊。穿着鞋包。并盒兒。裡。哥哥你斜進去。就包出來罷。那王三官兒。包進去。良久抱出來。交與應實。說道：裡面兩套上。色緞子。織金衣服。大小五件。頭面。一更環兒。應實斜的去了。西門慶陪伯爵吃茶。說道：今日薛內相。又請我門外看春。怎麼得工夫去。吳親家廟裡。又送帖兒。初九日。年例打醮。也是去不成。叫小婿去罷了。這兩日不知酒多了。也怎的。只害腰疼。懶待動。且伯爵道：哥你還是酒之過濕。痰流注在這下部也。還該忌忌。西門慶道：這節間。到人家誰肯輕放了。你怎麼忌的。住正說着。只見玳安斜進盒兒來。說道：何老爹家。差人送請帖兒來。初九日請吃節酒。西門慶道：早是你看人家來請。你怎麼不去。於是看盒兒內。放着三個請帖兒。一個是紅發兒。寫着天寅。又四泉翁。老先生大人。一個寫着大鄉。應老先生大人。俱是傳教生。何求壽。頓首拜。玳安說：他不認的。叫咱這里轉送。送兒去。伯爵一見。便說：這個却怎樣見的。我還沒送禮兒去。與他怎好去。西門慶道：我這里替你封上一分禮兒。你差應實。早送去。就是下。一面令玉樓。你封二錢銀子。一方手帕。寫你應二爹名字。與你應二爹。因說：你把這請帖兒袖了去。有的我又叫人送去。把吳大舅的。另外着人送去了。須臾。玉樓封了帕禮。送與伯爵。伯爵一手接着。說道：多謝哥。我後日早來會你。咱一同起身。說畢。作辭去了。裡間吳月娘等。打扮停當。一頂大轎。三頂小轎。後面又帶了來。請總婦兒。惠元。必用惠元言元宵。陰晦月被雲遮也。收查衣服。一頂小傘兒。四名排。

軍場道春鴻樓重來。四個跟隨。往雲指揮家來吃酒。正是

翠眉雲鬢畫中人。 嬌羞釀出十分春。

不說月娘眾人吃酒去了。且說西門慶分付大門上平安兒。隨問什人。只說我不在。有帖兒。接了就是了。那平安兒經過。一遭。那裡再敢轉了。左右只在門首坐的。但有人客來。只回不在家。西門慶因言。腿疼。猛然想起。任醫官。送他延壽丹。此時未用人乳吃。於是來到李瓶兒房中。叫如意兒。擗乳。那如意兒。節間打扮着。連忙擗乳。打發吃了。西門慶就圍爐坐。叫迎春。拿菜兒。餽酒來吃。迎春打發了。就走過隔壁。和春梅下棋去了。要茶要水。自有如意兒打發。西門慶見了。環不在屋裡。就在炕上斜靠着。扯開褲子。露出那話來。叫他用口吮。一面斟酒自飲。因叫道：章四兒。我的兒。你用心替這這。我到明日。尋出件好鞋花。段子。比甲兒。來。你正月十二日穿。老道。看爹可憐。見我弄勺一頓飯。時。西門慶道：我兒。我心裡。要在你身上。燒炷香。兒。老婆。隨拿揀着。燒。西門慶令。他關上房門。把衣服脫了。仰臥在炕上。西門慶袖內。還有燒林氏剩下的餘香。燒酒浸的香。馬兒。撒去他。抹胸兒。一個坐在他心口內。一個坐在他小肚子底下。一個安在他。蓋子。上。用安。息香。一齊點着。那話下。邊便。插進。牝中。低着頭。看着。摸。只顧。沒。沒。露。露。往。往。送。送。不。不。已。已。取。取。過。過。鏡。鏡。來。來。傍。傍。邊。邊。照。照。着。着。色。色。已。已。全。全。空。空。須。須。臾。臾。那。那。香。香。燒。燒。到。到。肉。肉。根。根。前。前。婦。婦。人。人。感。感。骨。骨。酸。酸。疼。疼。口。口。裡。裡。頭。頭。香。香。香。香。一。一。塊。塊。法。法。合。合。成。成。一。一。塊。塊。也。也。沒。沒。口。口。子。子。叫。叫。連。連。爹。爹。罷。罷。了。了。我。我。好。好。難。難。忍。忍。也。也。西。西。門。門。慶。慶。便。便。叫。叫。道。道：章。章。四。四。兒。兒。淫。淫。婦。婦。你。你。是。是。誰。誰。的。的。老。老。婆。婆。人。人。道。道：我。我。是。是。爹。爹。的。的。老。老。婆。婆。西。西。門。門。慶。慶。道。道：你。你。說。說。是。是。誰。誰。的。的。老。老。婆。婆。今。今。日。日。屬。屬。了。了。我。我。的。的。親。親。連。連。了。了。西。西。門。門。慶。慶。又。又。問。問。道。道：我。我。曾。曾。會。會。婦。婦。人。人。道。道：這。這。會。會。會。會。越。越。兩。兩。個。個。淫。淫。聲。聲。語。語。無。無。般。般。言。言。語。語。不。不。說。說。出。出。來。來。西。西。門。門。慶。慶。那。那。話。話。粗。粗。大。大。攆。攆。的。的。婦。婦。人。人。牝。牝。戶。戶。滿。滿。往。往。來。來。出。出。入。入。帶。帶。的。的。花。花。心。心。紅。紅。如。如。鸚。鸚。舌。舌。黑。黑。似。似。蝙蝠。蝙蝠。翅。翅。翻。翻。覆。覆。可。可。愛。愛。也。也。西。西。門。門。慶。慶。于。于。是。是。把。把。他。他。兩。兩。股。股。扳。扳。抱。抱。在。在。懷。懷。內。內。四。四。體。體。交。交。匝。匝。兩。兩。相。相。連。連。湊。湊。至。至。那。那。話。話。盡。盡。沒。沒。至。至。根。根。不。不。容。容。毫。毫。髮。髮。婦。婦。人。人。閉。閉。目。目。失。失。聲。聲。淫。淫。水。水。流。流。下。下。西。西。門。門。慶。慶。情。情。濃。濃。樂。樂。極。極。精。精。遊。遊。如。如。湯。湯。泉。泉。正。正。是。是。不。不。知。知。已。已。透。透。春。春。消。消。息。息。但。但。覺。覺。形。形。骸。骸。骨。骨。節。節。酸。酸。

西門慶燒了老婆身上三處香。開門尋了一件。玄色緞子。鞋花。比甲兒。與他。至晚。月娘。取人。來家。對西門慶說。原來。雲二嫂。也懷着。個。大身子。俺。兩個。今日。酒席上。都。過了。親。親。說。說。到。到。明。明。日。日。兩。兩。家。家。若。若。分。分。了。了。若。若。是。是。一。一。男。男。一。一。女。女。就。就。結。結。成。成。兒。兒。女。女。親。親。家。家。若。若。都。都。是。是。男。男。子。子。同。同。堂。堂。攻。攻。書。書。若。若。是。是。女。女。兒。兒。拜。拜。做。做。姐。姐。妹。妹。一。一。全。全。學。學。針。針。指。指。來。來。往。往。親。親。戚。戚。子。子。應。應。二。二。嫂。嫂。做。做。保。保。証。証。可。可。笑。笑。月。月。娘。娘。道。道：西。西。門。門。慶。慶。聽。聽。的。的。笑。笑。了。了。言。言。休。休。說。說。古。古。到。到。第。第。二。二。日。日。却。却。是。是。潘。潘。金。金。蓮。蓮。上。上。壽。壽。日。日。接。接。上。上。金。金。蓮。蓮。生。生。日。日。作。作。者。者。西。西。門。門。慶。慶。早。早。起。起。往。往。衙。衙。門。門。中。中。去。去。了。了。分。分。付。付。小。小。廝。廝。每。每。抬。抬。出。出。燈。燈。來。來。收。收。拾。拾。指。指。抹。抹。乾。乾。淨。淨。各。各。處。處。張。張。掛。掛。叫。叫。來。來。與。與。買。買。鮮。鮮。果。果。叫。叫。小。小。僮。僮。晚。晚。夕。夕。上。上。壽。壽。應。應。根。根。與。與。拜。拜。共。共。生。生。也。也。西。西。門。門。慶。慶。早。早。起。起。往。往。衙。衙。門。門。中。中。去。去。了。了。分。分。付。付。小。小。廝。廝。每。每。抬。抬。出。出。燈。燈。來。來。收。收。拾。拾。指。指。抹。抹。乾。乾。淨。淨。各。各。處。處。張。張。掛。掛。叫。叫。來。來。與。與。買。買。鮮。鮮。果。果。叫。叫。小。小。僮。僮。晚。晚。夕。夕。上。上。壽。壽。潘。潘。金。金。蓮。蓮。早。早。起。起。打。打。扮。扮。出。出。來。來。花。花。粧。粧。粉。粉。抹。抹。翠。翠。袖。袖。朱。朱。唇。唇。走。走。來。來。大。大。廳。廳。上。上。看。看。見。見。玳。玳。安。安。與。與。琴。琴。童。童。站。站。在。在。高。高。凳。凳。上。上。掛。掛。燈。燈。因。因。笑。笑。嘻嘻。道。道：我。我。道。道。是。是。誰。誰。在。在。這。這。里。里。原。原。來。來。是。是。你。你。每。每。掛。掛。燈。燈。哩。哩。琴。琴。童。童。道。道：今。今。日。日。是。是。五。五。娘。娘。上。上。壽。壽。分。分。付。付。叫。叫。俺。俺。們。們。掛。掛。了。了。燈。燈。明。明。日。日。娘。娘。生。生。日。日。好。好。擺。擺。酒。酒。晚。晚。夕。夕。的。的。們。們。與。與。娘。娘。磕。磕。頭。頭。娘。娘。一。一。定。定。賞。賞。俺。俺。每。每。哩。哩。婦。婦。人。

道要打便有要賞可沒有。慈童道爺樂娘怎的沒打不說話行動只把打放在頭里小的每是娘的兒女娘看顧着願兒便好如何只說打起來婦人道賊囚別要說嘴你好生仔細那燈沒的倒兒捨兒的。拳不牢吊將下來前日年里為佳本來說你爹大白日裡不見了險了險放了一頓打沒會打這這兒可打的成了。慈童道娘只說破話小的命兒薄薄的又說小的。又是那琴。玳安道娘也會打聽這話兒娘怎得知。婦人道宮外有株松宮內有口鐘鐘的聲兒樹的影兒我怎知有個不知道的昨日可是你爹對你大娘說去年有賞四住家還扎了幾架烟火放今年他不在家就沒人會扎吃我說了兩句他不在家左右有他老婆會扎教他扎就是玳安道娘說的甚麼話一個夥計家那有此事婦人道甚麼話檀木靴有此事真個的畫一道兒只怕會過界兒去了。琴童道娘也休聽人說只怕貴四來家知道婦人道可不瞞那傻王八哩我只說那王八也是明王八。六兒怪不的他往東京去的放心丟下老邊在家料莫他也不敢把愁悶着。想亦不肯開着也。賊囚根子們別要說嘴打夥兒替你做牽頭勾引上了道兒你每好圖騰狗尾兒說的是也不是敢說我知道又道賊淫婦買禮來與我也罷了又送蒸酥與他大娘另外又送一大盒瓜子兒與我要買住我的嘴頭子他是會養漢兒我就猜沒別人就知道是玳安兒這賊囚根子替他鋪謀定計玳安道娘屈殺小的小的平白管他這勾當怎的小的等閒也不往他屋裡去娘也少聽韓回子老婆說話他兩個為孩子好不嚷亂當言要奸不能勾要多等時就房倒屋不殺人舌頭倒壓殺人聽者有不聽者無論起來貴四娘子為人和氣在咱門首住着家中大小沒曾惡識了。一個人誰人不在他屋裡討茶吃真不都養着倒沒放處。金蓮道我見那水眼淫婦矮着个靴子像个半頭禿兒也是的把那水濟濟眼擠着七八竿杓兒。恰好个怪淫婦他和那韓道國老婆那長大棒爪淫婦我不知怎的抽了眼兒不待見他。點木正說着見小玉走來說俺娘請五娘潘姥姥來了要騎子錢哩金蓮道我在這裡站着他從多咱進去了。琴童道姥姥打夾道里進去的坐了一乘轎子該他六分銀子金蓮道我那得銀子來人家來都是帶轎子錢兒走一面走到後邊見了他娘只顧不與他轎子錢只說沒有。金蓮道月娘道你與姥姥一錢銀子寫帳就是了。金蓮道我是不惹他他的銀子都有數兒只教我買東西沒叫我打發轎子錢坐了一回大眼着小眼外邊抬轎的催着要去玉樓見不是事向袖中抖出一錢銀子來打發抬轎的去了。寫不孝者總不一時大衫子二衫子大師父來了月娘擺茶吃了潘姥姥歸到前邊他女兒房裡來被金蓮儘力數落了一頓說道你沒轎子錢誰叫你來恁出醜到面的叫人家小看潘姥姥道姐姐你沒與我錢兒老身那討个錢兒來。哭盡天下好容易調辦了這分禮兒來。哭盡天下婦人道指望開我要錢我那討個錢兒與你看七个窟窿到有八个眼兒等着在這里今後你看有轎子錢即來他家來沒轎子錢不要來料他家也沒少你這个窮親戚休要做打嘴的戲世面關王賣豆腐人硬貨不硬。然則以其我又聽不上人家那等秘聲顯氣前日為你去了和人家大嚷大鬧的你知道怎的。兒手驢驢兒面前光却不知裡面受惱惶幾句話說的潘姥姥嗚咽哭起來了春梅道娘今日怎的只顧說起姥姥來了一

面安撫老人在裡邊炕上坐的連忙點了盞茶與他吃潘姥姥氣的在炕上睡了一覺。惡不惡也。只見後邊請吃飯雞起來往後邊去了。西門慶從衙門里來家正在上房擺飯忽有玳安騎進帖兒來說荆老爺陞了東南統制來拜爹。西門慶見帖兒上寫新任東南統制兼督漕運總兵官荆忠頓首拜。荆老爺陞了西門慶連忙穿衣冠帶迎接出來只見荆總制穿着大紅麒麟補服渾金帶進來後面跟着許多像樣軍牢一面讓至大廳上叙禮畢外賓主而坐茶湯上來荆總制說道前日陞官勅書纔到還未上任。運來拜謝老爺。西門慶道老總兵榮耀大喜大才必有大用自然之道吾輩亦有光矣。當當拜賀。一面請寬尊服少坐一飯。即令左右放桌兒荆總制再三致謝道學生奉告老爺一家尚木拜還有許多薄兒容日再來請教罷。便要起身。西門慶那里肯放。隨令左右上來寬去衣服。登時打抹春臺收拾酒果上來。歡慶頭燒煖簾低放金盞斟玉液。碧盞斟羊羔。饅餅上酒來只見鄭春王相兩個小優兒來到扒在面前磕頭。西門慶道你兩個如何。這唱纔來問鄭春那一个叫甚名字。鄭春道他喚王相。是王桂的兄弟。西門慶即令。鈔樂器上來彈唱。須臾兩個小優兒唱了一套。齊景融和。左右斟上兩盞酒。心腹飯兩瓶酒。打發馬上人等。荆總制道這等就不是了。學生叨擾。下人又賞賜饌。何以克當。即令上來磕頭。西門慶道停一二日。房下還要淨誠請尊正老夫人。賞燈一叙。望乞光降。在坐者惟老夫。人。張親家夫人。同僚何天泉夫人。還有兩位舍親。再無他人。荆總制道若老夫人尊養到。賊內一定趨赴。又問起周老總兵怎的不見。陞轉。荆總制道。聞得周老總兵也只在三月間。有京榮之轉。西門慶又把酒遞了。坐不多時。荆總制告辭起身。西門慶送出大門。看着上馬。唱道而去。晚夕潘金蓮上壽。後廳小優彈唱。遞了酒。西門慶便起身。往金蓮房中去了。月娘陪着大衫子。潘姥姥女兒郁大姐兩個。姑。在上房坐的飲酒。潘金蓮便陪。西門慶在他房門。從新又安排上酒來。與西門慶梯已遞過。潘姥姥來了。金蓮打發他。李瓶兒只道歇臥。他便陪着西門慶。自在飲酒。頑耍做一處。如此却說潘姥姥到那邊屋裡。如意迎春。讓他熱炕上坐着。先是姥姥看。見。明間內靈前。供擺着許多獅仙五老。定勝卓席。旁邊掛着他影。因向前道了个問訊。說道姐姐好處生天去了。一語傷盡。進來坐在炕上。向如意迎春道。你娘沒了官人。這等費心追尋。受這般大供養。勾了。他是有福的。其也。如意道。前日娘的百日。請姥姥怎的不來。門外花大衫子和大衫子。都在這里來。十二個道士念經。好不大吹大打。揚揚道場。水火煖度。晚上纔去了。潘姥姥道。新年過節。丟着个孩子在。我來家中。没人。所以就不曾來。今日你楊姑娘怎的不見。如意道。姥姥還不知道。楊姑娘老病死了。從年裡俺娘念經。就沒來。俺娘們都往北邊。與他上祭去了。潘姥姥道。可傷他大如我。傷盡老。我還不曉得他老人家沒了。嘆道。今日怎的不見。他說了一回。如意道。姥姥有鍾甜酒兒。你老人家用些兒。一面叫迎春。把你小桌兒放在炕上。篩甜酒與姥姥吃。盃不一時。取到飲酒之間。婆子又提起李瓶兒來。你娘好人有仁義的姐姐。熱心腸兒。我但來這里。沒曾把我老娘。當外人看承。一到就是熱茶熱水與我吃。還只恨我不吃。夜間和我坐着說話兒。我臨家去。好夕包些甚麼兒。與我學了去。再不曾學了我。母之心。不瞞你

姐姐每說我身上穿的這披襖兒還是你娘與我的傷心。正經我沒家，半分析針兒也進不出來與我。如此我老身不打誑語，阿彌陀佛。水米不打牙。他若肯與我一個錢兒，我摘了眼睛在地。如此說你娘與了我些甚麼兒，他還說我小眼薄皮，愛人家的東西。如此想今日為輪子錢，你大包家，擎着銀子，就替老身出幾分，便的咬定牙兒，只說沒有。如此又倒教後邊西房裡，姐姐拿出一錢銀子來，打發抬轎的去了。及不曉得歸到屋裡，還數落了我一頓。到明日有輪子錢，便叫我來，沒轎子錢，休叫我上門。我這去了不來了。明說來到這里，沒的受他的氣。隨他去有天下人心，狠不似俺這短壽命。姐姐你每聽着我說老身若死了，他到明日不聽人說，還不知怎麼收成結果哩。如此想着你從七歲上，死了老子，我怎的守你到如今。從小兒文你做針指，往任秀才家上女學去，替你怎麼纏手縛腳兒的。哭盡難道天生就是這等聰明伶俐，到得這步田地，淚血俱盡矣。今日把我做娘，唱過來斷過去，不看一兒，不知是沒是血天下為父母，如意兒道：原來五娘從小兒上過女學，嘆道：這題起來，就字裏意深。潘姥姥道：他七歲兒上女學，上了三年，字樣也寫過，什麼詩詞歌賦，唱本上字不認的。正說着，只見打的角門子响。如意兒道：是誰叫門，使着春你照應去。那春走來說：是春梅姐姐來了。如意兒連忙迎了。潘姥姥一把手，就說道：春梅來了。潘姥姥道：老身知道，他與我那冤家一條腿兒。其母亦如此別只見春梅進來，見眾人陪着潘姥姥吃酒，說道：我來照應姥姥來了。如意兒讓他在炕上坐。這春梅把裙子擡起，一屁股坐在炕上，迎春便揀着他坐。如意坐在右邊炕頭上，潘姥姥坐在當中，因問你爹和你娘睡不曾。春梅道：剛纔打發他兩個睡下了。我來這這照應姥姥，有幾樣菜兒，一壺兒酒，取過來和姥姥坐的。因央及着春梅，你那邊叫秋菊，擡了來。我已擱下了。春梅去不一時，秋菊用盒兒，擡着菜兒，春梅提了一錫壺金華酒來。春梅分付秋菊，你往房裡看春梅，我來這這對我說秋菊去了。一面擺酒在炕桌上，都是燒鴨、火腿、海味之類，堆滿春臺。春梅關上角門，走進在旁邊陪坐。於是篩上酒來。春梅先遞了一鍾與潘姥姥，然後遞如意兒，與迎春，春梅又將護衣襖兒，內每樣揀出，遞與姥姥，眾人吃。說道：姥姥，這都是整菜，你用些兒。那婆子道：我的姐姐，我老身吃，因說道：就是你娘，從來也沒嘗過這心兒，嘗得我嘗待兒。傷心姐姐，你倒有情，孤愛老的心。傷心你到明日管情，一步好一步。又是不比俺那冤家，沒人心，幾幾為他心，離離我也勸他，他就扛的我失了色。傷心今日早是，姐姐你看着我來，你家討冷飯吃來了。你下老實，那等扛我。春梅道：姥姥，你老人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俺娘是爭強不扶弱的性兒，比不的大娘，銀錢自有春梅亦至死。他本等手裡沒有，你只說他不與你，別人不知道。我知道，是嫌想俺多，雖是有的銀子，放在屋裡，俺娘正眼兒也不看他的。若遇着買花兒東西，明公正義問他要，不恁瞞瞞藏藏的，教人看小了。他怎麼張着嘴兒說人。原來他沒本錢，姥姥怪他就虧了他了。莫不我護他，也要不公道。如意兒道：錯怪了五娘，自古親兒骨肉，五娘有錢，不孝順姥姥，再與誰常言道：要打看娘面，干朵桃花一樹兒生。入骨到明日，你老人家黃金八櫃，五娘他也没個貼皮貼肉的親戚，就如死了。俺娘樣兒，婆子道：我有今年沒明年，知道今日

死明日死我也不怪他。春梅見婆子吃了兩鍾酒，韶月上來，便叫迎春二姐，你斜盤兒來，咱每擲個骰兒，拾紅要子兒罷。如不一時，取了西式個骰兒的盤兒來。春梅先與如意兒擲了一回，又與迎春擲，都是賭大鐘子。你一盆我一鍾，須與竹葉穿心。桃花上臉，把一錫瓶酒，吃的罄淨。迎春又斟上半鐘麻姑酒來，也都吃了。約莫到二更時分，那潘姥姥老人家，熬不的，弄得前靠後仰，打起盹來。才纔散了。春梅便歸這邊來，一面推角門，關着，進入院內，只見秋菊正在明間板壁縫兒，邊倚着春梅，兒聽着兩個在屋裡行房，急的作聲喚口中叫甚。正聽在熱鬧，駭虛不防春梅走到跟前，向他腮頰上，儘力打了一耳刮子。罵道：賊少死的囚奴，你平日在這里聽甚麼，打的秋菊睜睜的，說道：我這打盹，誰聽甚麼來，你就打我，不想房內婦人聽見，便問春梅，他和誰說話。春梅道：沒有人，我使他關門，他不動，于是替他遞過了。秋菊揉着眼睛，關上房門，春梅走到炕上，放倒頭睡。正是

鷓鴣有意留殘景 杜宇無情戀晚暉

一宿晚景，過次日，潘金蓮生日，有傳影計，廿四娘子，崔本媳婦，段大姐，吳舜臣媳婦，鄭三姐，吳二拾子，都在這里。西門慶約會吳大舅，應伯爵，整衣冠，尊瞻視，騎馬鳴道，往何千戶家赴席。那日也有許多官客，四個唱的，一起籠鞍，周守備同席飲酒。至晚回家，就在前邊，和如意兒歇了。到初十日，發帖兒請眾官娘子吃酒。月娘便向西門慶說：趁着十二日看燈酒，把門外的孟大姨，和俺大娘也帶着請來坐坐。省的叫他知道，請人不請他。西門慶道：早是你說，分付陳敬濟，再寫兩個帖，差童兒請去。這潘金蓮在旁聽着，多心，寫童兒走到屋裡，一面撒撥，潘姥姥就要起身。月娘道：姥姥，你慌怎的，再消住一日兒，是的金蓮道：姐姐，大正月裡，他家里丟着孩子，没人看，叫他去罷。慌的月娘，裝了兩個盒子點心茶食，又與了他一兩串銅錢，官待打發去了。金蓮因對着春梅說：他明日請個有錢的大姨兒來，看燈吃酒，一個老行貨子，觀着觀眼的，不打發去了。平白叫他在屋裡做什麼，待要說是客人，沒好衣服穿。待要說是燒火的，媽媽子又不像，倒沒的叫我發氣。金蓮道：西門慶使玳安兒，送了兩個請書兒，往招宣府，一個請林太太，一個請王三官兒，娘子黃氏，又使他院中，早叫李桂兒，吳銀兒，鄭愛月，兒洪四兒，四個唱的，李銘，吳惠，鄭春，三個小優兒，不想那日，貴四從東京來家，梳洗頭臉，打連衣帽，齊整來見。西門慶磕頭，遞上夏指揮回書。西門慶問道：你如何這些時不來。貴四具言：在京感胃，打寒一節，病去而寒生，直到正月初二日，纔收拾起身回來。夏參多上覆老參，多承看顧。西門慶道：這把鑰匙，交與他官絨線舖，另打開一間，叫吳二舅開舖子，賣綢緞。到明日松江貨船到，都卸在獅子街房內，回來保發費。貴四道：且叫貴四叫花兒匠，在家備造兩架烟火。此時猶是烟火十二日要放與堂客看，只見應伯爵，領了李三，見西門慶，先道外日承攜之事，坐下吃畢茶，方纔說起李三哥。今有一宗買賣與你，你做不做。西門慶道：甚麼買賣。李三道：東京行下文書，天下十三省，每省要幾萬兩銀子的古器。蓋欲直呼九原盡取，下人而痛哭之也。嗚呼！西門慶道：這東平府，坐派着二萬兩，批文在巡按處，當堂下來。如今大街上，張二官府，破二百兩銀子，慶亦當作古人矣。筆筆俱從鎖鑰寫出。

幹這宗生意做兩三官所都看有一萬兩銀子尋小人會了二叔同來對老參說老參若做張二官府拿出五千兩來老參也拿出五千兩來。兩家合着做這宗買賣左右沒人。這還是二叔和老參與黃四哥他那邊還有兩個夥計。二八分利錢。未知老參意下何如。西門慶問道。是甚麼古器。李三道。老參還不知如今朝廷皇城內。新蓋的良獄。改為壽岳。上面起蓋許多亭臺殿閣。又建上清寶籙宮。會真堂。璇神殿。又是女兒娘娘梳粧閣。都用着這珍禽奇獸。周彝商鼎。漢家秦爐。宣王石鼓。歷代銅鞮。仙人掌承露盤。并希世古畫。玩器擺設。好不大興工程。好少錢糧。西門慶聽了。說道。比我與人家打夥而做。不如我自家做了罷。我量我學不出這一二萬銀子來。李三道。得老參全做。又好了。俺每就瞞着他那邊了。天下事何人可瞞。為甚對我。而左右這邊。二叔和俺每兩個。再沒人。伯爵道。哥家。里還添個人兒不添。西門慶道。到跟前再添上賣四替你們走跳。就是人情。西門慶又問道。批文在那裏。李三道。還在那邊。上邊沒發下來哩。西門慶道。不打緊。我差人寫封書。封些禮。問宋松原討將來就是了。李三道。老參若討去。不可遲滯。自古兵貴神速。先下米的先吃飯。誠恐遲了。行到府裡。吃別人家幹的去了。西門慶笑道。不怕他就行到府裡。我也還叫宋松原牽回去。意就是胡府尹。我也認的。于是留李三伯爵。同吃了飯。約會我如今就寫書。明日差小介去。李三道。又一件宋老參。如今按院不在這里了。從前日起。身往兗州府盤查去了。西門慶道。你明日就同小介。往兗州府走遭。李三道。不打緊。等我來來回破。五六日罷了。西門慶道。老參那。位管家。等我會下。有書。叫他往我那里歇。俟明日同他好早起。身。西門慶道。別人你宋老參不認的。他常喜的是春鴻。叫春鴻來。與他。自是正人。爵兒又是時輩。三人同類。兩忠說。參就與了一百兩。王連連要五兩。媒人錢。且丟他兩日。他若張致。牽到府中。抄與他一頓。故同行。不同道。故春鴻後。獨教義也。西門慶道。參就與了一百兩。王連連要五兩。媒人錢。且丟他兩日。他若張致。牽到府中。抄與他一頓。抄子他纔怕。看官聽說。大段金蓮生有地。而死有處。不爭被周忠說這兩句話。有分交這婦人。從前過事。今朝沒與一齊來。有詩為證。

人生難未有前知

禍福因由更問誰

善惡到頭終有報

只爭來早與來遲

按下一頭。單表武松自從發益州軍城充軍之後。多虧小管營施恩看顧。次後施恩與蔣門神爭奪快活林酒店。被蔣門神打傷。武松出力反打了蔣門神一頓。不想蔣門神妹子王鶴嬌。與張都監為妾。賺武松去假捏賊情。將武松拷打。轉又發安平寨充軍。這武松走到飛雲浦。又殺了兩個公人。復回身殺了張都監。蔣門神全家老小。逃躲在施恩家。施恩寫了一封書。皮箱內封了一百兩銀子。叫武松到安平寨。與知寨劉高叫看顧他。蔣門神不想路上聽見太子立東宮。放那天大赦。武松就遇故回家。到清河縣。下了文書。依舊在縣當差。遂做都頭。來到家中。尋見上隣姚二郎。交付迎兒。十哩那時迎兒已長六十九歲了。收攬來家。一處居住。有人告他說。西門慶已死。你嫂子又出來了。如今還在王婆家早晚嫁人。這漢子聽了。舊仇在心。正是。

踏破鐵鞋無覓處

得來全不費功夫

次日理帽穿衣。逕走過間壁。王婆門首。金蓮正在簾下站着。見武松來。連忙閃入裡間去。武松做開簾子。便問王媽媽在家。那婆子正

在磨土掃麵。連忙出來。應道。是誰叫老身。見是武松。道了萬福。武松深深唱喏。婆子道。武二哥。可喜幾時回家來了。武松道。遇故回家。昨日纔到。一向多累。媽媽看家。改日相謝。婆子笑嘻嘻道。武二哥。比舊時保養。鬚子極兒也有了。真是好身量。在外邊又學得這般知識。以此方。一面請他上坐。點茶吃了。武松道。我有一樁事。王婆子道。有甚事。武二哥。只顧說。武松道。我聞得人說。西門慶已死了。我。嫂子出來。在依老人家這裡住着。敢忙媽媽對嫂子說。他若不嫁人。便罷。若是嫁人。家中迎兒大了。娶得嫂子家去。看管迎兒。早晚俺。招個女婿。一家兒活計。過日子。庶不叫人笑話。婆子初時還不吐口。兒便道。他在這里。倒不知嫁人不嫁人。聽得。次後聽見。謝他。便道。等我和他慢慢說。那婦人在簾內聽見武松言語。要娶他。看管迎兒。又見武松在外。出落得長大身材。比昔時又會說。話。兒舊心不改。心下暗道。我段姻緣。還落在他手裡。就等不得王婆。叫他自已出來。必如此寫來。方使金蓮肯嫁。武二有前理。向武松。道了萬福。說道。既已叔叔。還要娶家去。看管迎兒。招女婿成家。可知好哩。王婆道。我一件。只如今他家大娘子。要一百兩銀子。纔嫁人。武松道。如何要這許多。王婆道。西門大官人。當初為他。化了許多。就打恁個銀人兒也勾了。這一句。豈是武松道。不打緊。我既要請。嫂家去。就使一百兩也罷。另外破五兩銀子。謝你老人家。這婆子聽見喜懼的。屁滾尿流。沒口說道。還是武二哥。知禮。這幾年江湖上。見的事。多真是好漢。婦人聽了此言。走到屋裡。又濃濃點了一鍾瓜子。仁泡茶。雙手遞與武松吃了。武松道。如今他家要。發嫁的。又有三四個官戶人家。爭着娶。都回阻了。價錢不合。你這銀子。作速些。便好常言。先下米。先吃飯。十里姻緣。一線牽。休要。在別人手裡。婦人說道。既要娶家。叔叔快些。武松便道。明日就來。兌銀子。晚夕請嫂嫂過去。那王婆還不信。有這些銀子。胡。亂答應去了。到次日。武松打開皮箱。拿出施恩與他的一百兩銀子。又另外包了五兩多銀子。走到王婆家。拿天平。兌起來。王婆子看。見白晃晃。擺了一桌銀子。口中不言。心內暗道。前是陳敬濟。許下一百兩。上東京去。取不知幾時到來。你若合着。我現鐘。不打去。打鑄。鐘。又見五兩。謝他。連忙收了。拜了。又拜道。還是武二哥。知人甘苦。武松道。媽媽收了銀子。今日就請嫂嫂過門。婆子道。武二哥。且是好。性急。門背後。放花兒。你等不到。晚了。人如此。也待我往他大娘那里。交了銀子。纔打發他過去。人道。你今日帽兒。光光。晚夕做個。新郎。人如此。那武松緊着。心中不自在。那婆子不知好歹。又落在他打發武松出門。自己尋思。他家大娘。只叫我發脫。又沒和我。斷定價錢。我今胡亂。與他。一二十兩銀子。就是了。綁着鬼也。落他一半。養家。子。是。把銀。鑿下。二十兩銀子。往月娘家。里。交割明白。月娘。問。甚。麼。人。家。要。去。了。王婆。道。兒。沿。山。跑。還。來。歸。當。窩。嫁。了。他。家。小。叔。還。吃。舊。鍋。裡。粥。去。了。月。娘。聽。了。暗。中。跌。脚。道。金。蓮。人。以。此。常。言。仇。人。見。仇。人。分。外。眼。睛。明。與。孟。玉。樓。說。往。後。死。在。他。小。叔。子。手。裡。罷。了。那。漢。子。殺。人。不。斬。眼。豈。肯。干。休。使。月。娘。不。言。而。棄。之。妙。也。不。說。月。娘。家。中。嘆。息。却。表。王。婆。交。了。銀。子。到。家。下。午。時。叫。王。朝。兒。把。婦。人。箱。籠。桌。兒。送。過。去。王。朝。兒。道。武。松。在。家。又。早。收。拾。停。當。打。下。酒。肉。安。排。下。菜。蔬。晚。上。婆。子。領。婦。人。過。門。換。了。孝。戴。着。新。髮。髻。身。穿。紅。衣。襖。錦。帕。蓋。頭。進。門。來。見。明。間。內。明。亮。亮。點。燈。燭。如。重。立。武。大。靈。玉。供。

在上而方如冷遇之先有些疑惑由不得髮似鬼椒肉似勾搭進入門來到房中武松分付迎兒把前門上了栓門後門入頂了復門
後門如前王婆見了說道武二哥我去罷家裡沒人武松道媽媽請進房裡吃盞酒武松叫迎兒拿菜蔬擺在桌上須臾盞上酒來
請婦人和王婆吃酒那武松也不讓把酒斟上一連吃了四五碗酒婆子見他吃得惡惡得便道武二哥老身酒勾了放我去你兩口
兒自在吃罷武松道媽媽且休得胡說我武二有句話問你只聞聽的一聲响向衣底掣出一把二尺長刀薄背厚的朴刀來端寫一
隻手籠着刀把括一隻手按住掩心拉便圓睜怪眼倒監剛鬚道婆子休得吃驚自古寬有頭債有主休推睡里夢里我哥哥性
命都在你身上婆子道武二哥夜晚了酒醉拿刀弄杖不是要處亦武松道婆子休胡語我武二就死了也不怕等我問了這婆子
慢慢來問你這老猪狗以若動一動步兒先吃我五七刀子一面回過臉來看婦人罵道這這淫婦聽着我的哥哥怎生謀
害了從實說來我便饒你那婦人道叔叔如何冷鍋中巨兒炮好沒道理你哥哥自害心痛病死了干我甚事說猶未了武松把刀子
忙忙的插在桌子上取用左手揪住婦人雲鬢右手正胸脯提住把桌子一脚踢翻碎兒盡兒都打得粉碎特寫个去罷于是叫他二人
到園前會了李三晚夕往他家宿歇伯道這等纏好事要早幹高材疾足者先得之于是與李三吃畢飯告辭而去西門慶隨即叫
陳敬濟寫了書封了十兩葉子黃金陰兵可為病哭在書箱內與春鴻來爵二人分付路上仔細若討了批文即便早來若是行
到府里問你宋老爺討張票問府里要來爵道爹不消分付小的曾在兗州答應過徐參議小的知道于是領了書禮打在身邊往
李三家去了不說十一日十一來爵春鴻同李三單顧了長行頭口往兗州府去了却說十二日西門慶家中請各堂客飲酒那日在
家不出門約下吳大舅應伯爵謝希大常時節四位晚夕來在捲棚內賞燈飲酒又是常燈一部王皇親家小廝從單長就挑了箱子
來了等堂客到打銅鑼銅鼓迎接周守備娘子有眼疾不得來又是春梅差人來回止是荆統制娘子張團練娘子雲指揮娘子并喬
親家母在親家母吳大奶奶都先到了只有何千戶娘子王三官母親林太太并王三官娘子不見到西門慶便排軍玳安
童兒來旺催選了兩三遍又使文嫂兒催選半間只見林氏一頂官轎一頂小轎跟了來見了禮請西門慶拜見問怎的三官娘子不
來林氏道小兒不在家中沒人拜畢下來止有何千戶娘子直到晌午半日纔來坐着四人大轎一個家人媳婦坐小轎跟隨排軍抬
着衣箱又是兩個青衣家人緊扶着轎扛到二門裡纔下轎前邊鼓樂吹打迎接吳月娘眾姊妹迎至儀門首西門慶悄悄在西廂房
放下簾來偷眼見這藍氏年約不上二十歲生的長條身材打扮的如粉粧玉琢頭上珠翠堆滿鳳翹雙插身穿大紅通袖五彩粧花
四獸麒麟袍兒繫着金鑲碧玉帶下襯着花錦藍裙兩邊禁步叮叮簾簾簾簾兒兒後身但見
儀容嬌媚體態輕盈姿性兒百伶百俐身段兒不短不長細彎彎兩道峨眉身侵入髮滴流流一雙鳳眼來往覷人又是利嬌兒
似轉日流鶯嫩腰兒似弄風楊柳端的是綺羅隊裡生來却厭憂華氣象珠翠叢中長大那堪雅淡梳粧開編海棠花也不問夜來

與藍氏又
有隱見之
分妙絕否
則藍氏來
黃氏亦來
如何一齊
描寫又如
何更起吃
樣所以黃
氏不來既

使人猜疑
不定又是
文字手教
心巧處也

多少飄殘楊柳絮不知春意如何與藍氏二十分半韻又輕移蓮步有藍珠仙子之風流款款湘裙似水月觀音之態度正是比花
花解語比玉玉生香
這西門慶不見則已一見魂飛天外魄散九霄未嘗體精神先失少頃月娘等迎接進入後堂相見叙禮已畢請西門慶拜見西門
慶得了這一聲連忙整衣冠行禮恍若瓊林玉樹臨凡神女巫山降下極寫一時躬身施禮心搖目蕩不能禁止拜見畢下來月娘先
請在捲棚內擺過茶然後大廳吹打安席上坐各依次序當下林太太上席戲文扮的是小天香半夜朝元記此名最唱了兩摺下來
李桂姐吳銀兒鄭月兒洪四兒四個唱的上去彈唱燈詞西門慶在捲棚內自有吳大舅應伯爵謝希大常時節吳吳惠鄭春三個
小優兒彈唱飲酒不住下來大廳格子外往裡觀觀極力一寫為看官聽說明月不常圓彩雲容易散樂極生悲不極泰來自然之理
西門慶但知爭名奪利縱意奢淫殊不知天道惡淫鬼錄來追死限臨頭到晚夕堂中點起燈來小優兒彈唱還未到起更時分西
門慶陪人坐的就在席上勸勸的打起睡來寫盡伯爵便行令猜枚鬼混他說道哥你今日沒高興怎的只打睡西門慶道我昨日
沒曾睡不知怎的今日只是沒精神要打睡只見四個唱的下來伯爵叫洪四兒與鄭月兒兩個彈唱吳銀兒與李桂姐遞酒正要在
熱鬧處忽玳安來報王太太與何老爺娘子起身了一語驚西門慶就下席來黑影裡走到二門裡首偷看他上轎月娘眾人送出來
前邊天井內看放烟火藍氏已換了大紅遍地金貂鼠皮襖皮襖然則藍氏同一切影也林太太是白綾襖子天青披風帶着
金釧玉珮家人打燈籠簇擁上轎而去這西門慶正是餓眼將穿鏡空嗔恨不的就要成雙與藍氏一樣悄悄從火道進來當時燈
巧不成話姻緣會湊可要作怪來爵兒媳婦見堂客散了正從後邊歸來開房門不意當頭撞見西門慶沒處藏躲原來西門慶見媳
婦子的喬樣安心已久雖然不及來旺妻宋氏風流也頗充得過第二百忙又為這藍氏乃今日之藍氏也元乃今日
可至非誇作者至此于是乘酒與兒媳手抱進他房中親嘴這老婆當初在王皇親家因是養主子被家人不忿嚷鬧打發出來今
日又撞着這道路如何不從了一面就遺舌頭在西門慶口中兩個解衣褪褲就按在炕沿子上撮起腿來被西門慶就聳了个盞
情滿意正是未曾得過驚恨面且把紅根去解饒有詩為証
燈月光光浸玉壺 分得清光照綠珠 莫道使君終有婦 教人桑下直羅敷

所
圖
書
印

